

貴州通志

十八

州守公家孫馴登己如賢書為蒙自令次于自令
恩選令羅次遷崇慶州守食報于漢者已曰漢者
及公曾長孫德微亦舉鄉榜兼守武定庵與武定
存樂氏子孫世奉其祠德微仰奉祠者留拜祠
武人愛之不容諸萬疇而樂氏論曰人其事笑曰人
于武郡因得免于庚申之難
為善與焉莫顧于報如施是二應者恒相不可其相
可必與焉莫顧于報如施是二應者恒相不可其相
分道而背馳而致疑于造物之慨有無也善不為善
並行于天地而致疑于造物之慨有無也善不為善
可為報而不善則不報為可不自人為善之乎不然
必責報于天善則不報為可不自人為善之乎不然
可至者不善乎無不報而定所為善則勝天也夫勝天
之為孰如王公以百口保符彥卿多竟啟三槐竟啟
之門晉國如王公以百口保符彥卿多竟啟三槐竟啟
古今傳為美談若為明效然吾謂者以公雖吏者以
郡守又教之免有必報之意若思聽者以公雖吏者以
報之既昌其後復全其家始之何嘗之昏其於武之昏其

五姓諸例注籍從之紹聖四年龍番者皆貢方物龍

氏於諸姓為最大其貢奉尤頻數使者但衣布袍

故假伶人之衣雖入見蓋實陋所冀者恩賞而已

獨此諸番見於後殿蓋卑之將元符二年數又有

附五姓最著程氏南七番云

稱張君者曰國爾忘家明家國之不相並也又曰

寧衛指揮僉事遷平越都指揮僉事大興以為謀

勇與謝貴張昂合力盡縛藩府不信之不可謂密詔

人與一求見盡輸君國之情無為之家族之言轉

逐主邀恩受爵隆平委寄陵之極一獨不怨所奉

文皇而忍至于讓皇不甚心于不遇為家甚于讓皇不柳復何

倒行逆施至此哉原其心于不遇為家甚于讓皇不柳復何

為君國計誠先受禍是以日夕憂潛其母亦揣知恐

事未發而身先受禍是以日夕憂潛其母亦揣知恐

亦無意故勸之無妄為此自如世俗信而甘與朱能足張詡

王同為佐命之臣徒存後乃候倖而獲濟乘便圖之

難負初僅苟免以圖存後乃候倖而獲濟乘便圖之

恃寵驕縱強占苟患失之無所不至陰縣田七十餘

世叔為陳瑛無所對中法亦治之顏亦羞朝延而辱也

世傳其母之墓亦謂其墓竟虎所斫曰葬此後必封王侯

未葬然信公侯地不驗世豈有教人在建文四年神母猶

侯雖貴不及北平都魁成文皇之業謂當讓皇信之

事者當以張信為罪司之骨香矣吾謂當讓皇信之

為功首不惜當日薦之者但以

謀勇而不暇計及其忠節也

解

解者有則以地荒淪於甌脫而人羸局於觀聽也故能

解者有則以地荒淪於甌脫而人羸局於觀聽也故能

解者有則以地荒淪於甌脫而人羸局於觀聽也故能

解者有則以地荒淪於甌脫而人羸局於觀聽也故能

解者有則以地荒淪於甌脫而人羸局於觀聽也故能

解者有則以地荒淪於甌脫而人羸局於觀聽也故能

解者有則以地荒淪於甌脫而人羸局於觀聽也故能

解者有則以地荒淪於甌脫而人羸局於觀聽也故能

解者有則以地荒淪於甌脫而人羸局於觀聽也故能

史詳柯江所踞而兵滅夜郎極船處也無可疑者按遷
郡國今自瀘戎入滇路未有不由七星可渡行者
當唐蒙風喻南越也越人食蒙蜀蒟醬蒙因蹤跡
知之夜郎臨可賂誘夜郎為置吏浮師屬之以疆漢巴
蜀之不意制入滅之奇也武帝由是拜蒙為中郎將
之蜀符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聽蒙約束還郎報以從
巴不為南舞道發巴轉相鑲數歲道不通指西南舞江是數
為提為郡道發巴轉相鑲數歲道不通指西南舞江是數
通西為南舞道發巴轉相鑲數歲道不通指西南舞江是數
反發兵與擊費耗就至是罷西舞獨置南舞夜郎為兩
縣稍令健為自保就至是罷西舞獨置南舞夜郎為兩
夜郎後人止知珍州之為夜郎不知古夜郎多同從高
我直通甌駱地方數千里也蒙初至夜郎多同問
蒙曰漢孰大與今人泥區之不珍州為漢夜郎又州窘主
不旁蹊谷疑指南越也使其亦義侯因已蜀罪人發矣
步當漢四道伐南越也使其亦義侯因已蜀罪人發矣
然郎兵下畔柯江咸會番禺乃今盤江灘瀨二驛惡
虛無人行豈古今時異勢殊邪柳當治道時二驛惡

費劇彝之力師過不無嬰笈空剝之古至打罕乃
得沛乘舟楫故兵遲至而南越已平邪載考八校
回軍時即擊滅曾反殺漢使者且蘭道平南彝置
牂柯郡則自烏撒造迤而南皆其地舊載雲南廣
西府亦牂柯是時邛作冉龍君長間南彝得漢賜
牂柯界內矣是時邛作冉龍君長間南彝得漢賜
過厚者求置更比南彝乃使司馬相如往賓之於
吳闕隘斥南至牂柯為徽則越舊等郡界接芒部
也然則牂柯江之源委其亦昭然矣夫山
化工神運余嘗因是而求之自岷山之陽山
山蛇蟠虬炭從衡迤西南五嶺皆犍岸東番五嶺者
漢入南越有五道行西北山峻轟然非無可梯正
以彝荒非通道之所耳以此見牂柯膠戾之山歸
然為神州之拱臂也荒徽山蹊以地圖察其阨要
不過數寸而間相去數百千里生長其地者尚未
能習其險易也唐蒙浮舟牂柯之策誠為鑿空初
時臣民驚疑鑿彝燔動然勞師彈貨卒置郡如堵
雖來喜功之譏自是華彝一統亦足徵武帝善任
成功矣夫唐蒙通南彝之二郡捷為牂柯也相如
通西彝之二郡越箇益州也而沈黎武都等郡不如

與焉真雄風哉禹列九州梁南聲有益州昭神州
又益州也益州列郡屬矣昆明重建益州郡昭益
州又一郡也其視東晉不競委神州於劉石僑之
名以削弱不亦大遄庭歎嗚呼亦可以觀盛衰之
世變也余於
是重有感焉

考

按史記莊踰考漢書卷之六楚威王使莊踰魯巴黔以

後十餘載秦併之又按楚自威王後懷王立三十

年空頃襄王之二十二年秦昭襄王遣兵攻楚取

巫黔中郡也後漢史則云頃襄王時莊彘王滇象

即踰道也若莊踰自威王時將兵畧地屬秦臨巫或

中郡道塞不還凡經五十二年豈得如此淹久或

恐史記謬誤班固因習便書范曄所記又按莊踰

王滇後十五年頃襄王卒考烈王立二十五年秦亡

七十一年何安云踰之王滇後十餘歲而秦亡斯又

未知詳也

據司馬遷稱莊踰范曄漢書云莊彘據馬端臨

說頃襄為是威王為非莊彘為是莊踰為非然馬

非	牛	又	物	正	知	之	軍	王	連	人	不	並	盜	何	知
矣	肉	作	志	又	不	之	平	元	及	甚	一	無	盜	據	據
當	重	詳	曰	詳	訛	為	湏	美	踳	明	引	此	楚	賈	氏
從	千	飛	詳	柯	為	非	自	云	耶	奇	証	說	之	誼	何
兩	觔	通	柯	二	為	盜	主	楚	正	以	之	顏	大	賊	據
漢	柯	作	柯	字	踳	矣	者	有	德	為	又	師	盜	曰	雲
書	音	柯	也	史	故	子	此	兩	關	秦	不	古	此	謂	南
詳	哥	逆	也	記	作	謂	又	踳	雲	人	知	註	以	踳	通
柯	郡	有	韻	作	真	遺	不	一	南	吳	奇	云	為	志	又
為	名	作	書	詳	黔	同	知	莊	欲	殊	何	為	盜	廉	曰
正	非	非	曰	柯	志	既	何	王	祠	可	據	之	始	今	象
	之	柯	我	班	者	訛	據	大	踳	知	夫	居	也	李	踳
		者	柯	從	當	頃	然	盜	以	又	路	暮	考	奇	畜
		真	郡	范	為	展	亦	一	此	惡	折	反	遠	註	也
		音	名	氏	足	為	以	莊	故	知	下	使	固	曰	則
		曰	通	莊	明	威	王	王	不	不	惠	踳	為	又	不
		特	作	莊	王	王	又	齋	果	以	弟	為	盜	大	知
		音	詳	柯	惡	王	惡	孫	尚	踳	魯	何	暉		
		作		為		漢		將	書	故					

問答

有蜚蜚公子問答於空谷大夫曰蓋聞沒世不稱見
疾於尼父為事無功不信於淳髡斯傳記可考非
無據不徵子大夫領郡南荒身為遠臣亦既三載
於茲日月斯征矣吾見子卧不暖席○不啗肥手
足濡於泥塗鞮御於艱危瘠癯之與游豺狼之
與窺顏色憔悴年齒凋摧可謂殫心竭力正直不
回而乃偃蹇困抑聲譽不彰上之不能輝煌厲而
奮揚乎天路下之不能需次稍遷按譜於康莊而
徒甘守寂寞候察眉睫殺人受誣盜飲起慙何抱
便若斯豈居珍有說子不見巧宦者乎速若羽化
馬之談暮處巖穴朝入鸚鵡莊氣喘緜緜見移衡權
寵賂公行淫朋是攀方春叢葉條寒谷成暄懷
如風和親如醴甘靡不網戶朱緹續屬冲雲金膏
翠羽奇怪奪目榮過業倩富埒陶朱籍屬鴈驚之稻
梁傾玉翠之餘沾露鷄臙蠆蜜餌拒收陳鐘按鼓
齋容鄭舞軼石之鴻附力冀北之駟襲影響

為步驟邀末光來趨附斯非世俗之雄者歟故能
圖者則傲頤頽額涕唾流沫可以獲遇甕牖繩樞
華門圭竇可以得志其不能者即龍翰鳳雛蘭薰
雪白視之若游塵金玉淵海翰黻河漢遇之同土
稷故謨母獻妍明妃改語伯軫專毀棄物不在真
石昂值楚璧墜地瓦釜雷鳴黃鍾毀棄物不在真
明有所遺而子絕俗守株合級務此固難以取貴
矣吾為子憐之空谷大夫仰而笑曰鄙哉陋乎宵
貌脆體固超於埃壙棄輔遺轂行困於泥滓殆謂
子邪聽子之為我謀也若聆桑濮之音久之使人
志蕩志蕩而善心亡矣若若為西之游久之使人
神移神移而正理解矣若若為西之游久之使人
意踈意踈而遠道悖矣若若為西之游久之使人
力竭力竭而上往阻矣聖人惡紫奪朱惡鄭亂雅
子言宜合於軌者哉夫忠臣報主致身為美節賢
士行己規名為深慙是以前易致贊乎盈岳詩人
垂戒乎素餐明道不以計功正誼非以謀利盡瘁
存乎我成敗非所知而後可無愧於往哲執道於
所趨且夫熈蓀菲屋鑽研一經受知有司作履鹿
鳴挾策天曹分符王庭鑲原稱事擊帶寶榮將莫

其輸片曝之愚也而使靜言痛違放誕邪僻榮利
蟻附蹇難氣避尋靡萍而為能削棘刺而為欺恣利
尾乞憐甘昏夜之所求內荏外厲驕白日之氣貽承
福所識逃距心所罪知豁壑可盈而罔知清議可
畏斯於身圖之計較難好官足羨笑罵則濫廉愛
故五乘受賞詎痔則難好官足羨笑罵則濫廉愛
為合摩頂則憚容悅可全脂韋則慳謂枉尺而直
尋戒畫虎而類犬寧鉛刀之無割愧穎處之先薦
語曰魚熊難兼隴蜀過望吾是以不敢以凶而
易其行也且子習見者巧耳亦寧知有危道不邪而
方掩人不知乘人病盲飾貪鄙為廉節務矯詐為
公忠撲取孔方驟名秩時人謂其多才鄙士指
為賢持及其圖窮七見水落石出器小致冠量滿
折足勢去親背利竭交疎繫桂於斧落其蒙族或
蓋同鳩巢或惡竝構杌家殆身顧譽墜名辱冰釋
火鏢瞬息旦暮世俗雄安在哉故宋人飾寶觀者
掩口下子遭刑連城必售玉韞山輝珠含澤媚真
偽枉直誠中形外是故夷齊以采薇流芳景公以
千駟無稱願子以屢空致譽盜跖以贖以下殞身魯
連以千金逃辱儀秦以頰舌干名屈原以下行吟悟

主范雖以游解希君石門以奉職約己雅渠以刑
餘勝乘賈誼以積薪流涕公孫以布破欺人中屠
以材官賑張武安以負貴滋橫張牟以長者不阿
君房以懷詐珍行仲舒以王道陳策究宗以口辯
飾經朱雲以個儻勵節禹山以泰侈望深與其行
私忘忠就愈葵霍自獻行無愧影與其封殖自私
孰愈松柏為心或寒凜凜况乎升沉有數富貴有
命一金之產不可偶得天將之重胡可懷倖方朔
九尺而囊粟以比侏儒蔡澤佞僂而扶夾以佩相
印子雲窮佞而取譏千秋一言而蒙幸馮唐老尚
為郎終軍少而克任瓜並蒂而大小殊果均枝而
華實素彼默默各有司存固冥冥厥有定分作偽
者徒勞奔競者日困吾惟順造物之自然明苦節
以中正雖九載不遷無一芥含愷故曰智周通塞
不為時窮才經彝險不為世屈此之謂也乃擊節
而歌曰大音緬邈兮蠅蚊斯陳飽肆彌煥兮籛釜
揜簪鳳凰路窮兮駕鸞騰淫以渭濁兮世路昏人
既定兮大昊明桃李何言兮塞馬何心吐吾赤衷
兮無汲汲而營營也久矣釋公子之聞之無昭然發矇
嗟乎世俗之蔽也久矣釋公子之聞之無昭然發矇

自是乃
知子矣

傳

尚書黃公者封丘人也名紱字用章其先洛陽人高

祖克讓始徙封丘克讓生思豫掌太常寺以罪編

氓沅州已又軍平越衛於是平越封丘洛皆有黃

氏乃後秀高金陵死中收其貴高重慶娶於張生

公重慶於是重慶亦有黃公生之夜夢老人抱嬰

兒曰送慶尚書為汝子長依舅氏張宗琦宗琦為

麻城學博從如麻城歸如平越補衛學生正統丁

卯以春秋中雲南鄉試第五明年登進士第除行

人陞南京刑部員外郎中出為四川忝議參政
進右使轉湖廣左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進
南京戶部尚書改左都御史尚書仍舊黃公廉峻
直執遇事聽發正色山立即重許時責弗恤智巧
所避公毅然肩之入率竊笑其呆然亦以是獲名
郎中時人業以硬黃目之矣部堂嘗缺官公署堂
印諸蔡事之即猶堂官也亦才識超之故諱千
戶者大猾也善權權貴人嘗奪民廬場顯貴人無

敢為民直者公直之竟歸之民為叅議督松茂諸
倉兼備其兵聲革宿弊擒豪惡數百人舉劾將官
各當邊賴以寧叅政如崇慶旌風癩輿不得行公
曰汝冤氣耶姑散予圍之至州齋沐禱夢翼日清
其因無驗乃禱諸城隍夜果夢若有神言州西寺
者寺去州四十里邊路而策山公旦起率州官吏
兵往詣寺圍捕之有僧少而惡詰之無牒使醋壘
塗其額曬洗之則有中痕乃鞠訊之遂盡暴其奸
慝云寺後有巨塘凡投溺人刈殺之沉塘中眾分
其財有妻女則分其妻女又攢英李節賜王親也
侵盜官糧鉅萬數王為之麓公按之境中嘗法川東
錢穀司然善摘發奸伏以是戒行境中嘗法川東
青神令望風解印綬去為右使奏閉建昌銀礦許
之大盜周主簿者肅眾抄掠徽公平之公謂盜起
於煩苛宜少寬養而闡宦以方貢橫斂二萬抗不從
閩攝移近省陞左使持兩京工興徵銀二萬例派
民公以庫積餘充又勢豪馬快船債萬坐逼索又
荆王秦徙墳塚公悉不從省費巨萬又計緬僧繼
曉於威惠大行繼曉之來也勢熾灼人公私謂
諸公曰曉以杖術媚上遂奸眠食共之今避而反謂

鄉名掃墓而實逃住耳乃令武昌府銅之後堂陽
尊禮之居無幾曉果敗檻送京斬之西市公在蜀
嘗忤閣臣萬安御之三年六推成抑公知之乃亦
連疏乞罷凡三上己乃有巡撫延綏之命首劾叅
卅郭鏞都指揮鄭印李錡王琮該州吏知州等又
計捕豪奸張綱乃於是拔才能察幽隱問疾苦飭
廢墜於是申統令修器械嚴警邏節候望邊政維
新公見飲馬婦片布遮其下體乃悲以漸回嗟乎
士之貧至此極乃驅之戰守邪於是令豫支米三
月會詔毀菴寺公使沈尼解軍門給配鰥士人
大懼悅無不願為公使者及公去尼有攜子女拜
送路傍者云公既官六曹益無所願避威核載然
特旨改掌憲院天下方仰望風采公自以歷時五
朝中外凡五十年慙直產異片人獲名伏禍難測
又感滿宜戒乃引年乞骸骨居無何疾作竟不起
年七十有一所為奏議及政蹟並所著文詩悉棄
不留晚嗜叅同契疏精一道人國制文極於六曹
尚書官之北斗天造不論夏蹇經綸惘懣太宗北
征全國是屬三楊公亮寅協熙績臺省坐臻太平
君逸臣勞所謂代天之相矣廟之遇文達畧似馬

周吁俞一德密董顯斷萬幾積覈局體一變成化
周中良外植三原河州單縣封丘巍然輩出居則

岳屹動則雷擊大事斧斷小細海蓄惟懼幸位請
劍必強使見之者畏聞之者懾斯其人死生富貴

足勁之哉然較之天復以前則殊矣時與位不同
邪委任權力殊邪弘治中華容洪洞鈞陽靈寶陽

曲虛氏金陵安福咸稱名卿然志存納約行在精
審苟濟其事小枉安焉局體又變矣雖形迹固暴

義道矯直亦運數然歟自言路志仲毀譽進黜氣
欲滿威公卿欽遜正德以來遂靡靡難觀亦諸人

甘寵飾譽稍有嘉美使立祠樹碑要歌徵頌鏤板
鐫石惟恐不流今信後也此意既橫機巧自生工

言論務彌縫斯又一變然黃公為左都則嚴甄御
史量能委之其差謫於庭曰事貴得人拜資勞

久近豈立官者意哉當是時言官能錢之黜否耶
斯為政在人耶抑時不同耶公焚奏革自泯其嘉

美視汲汲流今而信後者又何如耶江潮食鹽錢
鈔民苦包攬培勒冲吟公為尚書力係其折徵銀

狀以聞至今行之使此其事比之汲汲流今信後
者得與失不較然白哉公年二十六舉進士始室

孫郎中鏞女也生子子揖霖彬封夫人蓋人終其身無妾

魯衛鎮撫宣妙生子祀桓封夫人蓋人終其身無妾

鴛俾云彬工部司務桓光祿寺署正公卒之日皇帝

先侍御言父公祐傳君治之師教之天下之三秋本也

故惟其刃而在則致死焉於公盡之矣古之孝子固

非若盜賊之猶有九重心也公以子然童子直犯其

爪牙脫父之厄至九重震怒生死叵測當時寄言

責擁一重任者何限且環視無少難色非卓然不易

之見定於中見義必為之勇隨以發乎然公於親

之難師之難已致死矣而卒不死且濟其事終之

乎奪其死於初年而炳烺有以重其死於晚節為

也或曰斯難也萬衆同冒何異秦坑之慘雖願

無死不可得也意以公之前事觀之則仗節死義

之忠固不待昔唐段太尉笏擊賊泚而沙

蟲同時俱化者北我昔唐段太尉笏擊賊泚而沙

貴州通志卷之三十三

十一

人且以爲武人一時激發之行德宗在奉天聞其
死輟朝至七日當時宰相尚有難之者及柳宗元
上其逸事而後太尉平時奉職守正樹立不凡之
大節始暴白於天下異議至今斬然矧公遠方孤
士浪滅無聞失攸宜也余翳翫時先司諫朴蒼君
每舉公事跡以訓既又於鄉先生李立之孟震處
時聞之訪一公道而後則無招魂之墓片石之紀所
僅存者勅令一而己其諸恩隆恆與俱未及也
今夏與郡博鍾君謂於後祠固

叙其所聞如此以留於後祠固
西副長官李公盤死節傳
燮裔也嘗弄樞宗慶副長

李公盤從師徂征卒於師曾孫湜之奉狀屬予傳
愚少時亦聞其機而竊歎慕之矣茲辨近復招厥

流毒諸郡勤兵已五年餘尚未底績乃感慨今昔
按狀而傳曰公諱盤襲副長官其先京兆人宣德

間鎮筭苗叛命大將往伐之賊引匿山中持久
出人皆疑怯公毅然率孤軍深入遇賊數百公策

馬奮擊斬首數十級賊四集援兵不至遂被執
公素勇敢賊畏而惡之及執公賊曰汝銅仁奪耶

忍南李耶賊舊為銅仁轄公厲聲曰子思南李豈
卒以銅仁給之賊欲釋公屬聲曰子思南李豈
畏汝耶從弟百户李邦政告急於德江副長官楊
朝海潮海公姻戚比二人全公已過害邦政以石
置樹間紀之久而樹合生夾石前祠公夜過樹下
空中樹有兵聲以為神立祠樹前祠公後世子孫
留石留坡觀歸寔府披織甲鐵片各有銅鈴後乘馬
稱為留坡觀公公披織甲鐵片各有銅鈴後乘馬
高五尺性嗜人莫能近公冠帶乘之則步驟如
常度披甲據鞍銅鈴齊鳴則奮躍叫號如戰陣之
狀公雖武夫樂與衣冠及徒游御史申公祐公之
甥忘年與之友每論及時事公大聲曰身蹈白刃
之鋒銘血潤原上之草然後不塊舍生取義於此
道申公銘曰大丈夫當如此卒之申公亦死死義於
人皆曰二公素志云贊曰士死事大夫死疆圍分
也時有職事守疆圍者居則食若毛役若力為然
以為分所宜有又從而諫朴魚肉之一遇有警即
惴惴首鼠惟恐其將及己甚或射利邀功僨事殊
民皆不暇顧念况望其服勤以死哉噫視公當為
何如春秋之法大夫卒於師則卒之公可以辟書

事之責子孫世有疆圉職

鄒副都御史鄒莊簡公文盛傳明郭子章

年巡撫先是清平衛車枕等寨苗叛其酋阿傍阿

皆阿革皆稱王據香爐山為巢糾合苗衆焚劫居

曹祥同鎮巡諸臣檄諸龍兵以都指揮周吉部領

參議蔡潮監視且剽之會祥去湖廣代之諸苗

負回不聽撫上命文或剽之別初湖廣巡撫秦金

總兵官楊英以兵會都指揮潘敷指揮余大倫各

叅政胡濂叅議蔡朝都指揮潘敷指揮余大倫各

木募於正德十一年八月三日進剿初八日擄砲
賊從阿義阿蔡九月初一日指揮滿弼王言金章
等率游兵巡徽過賊寨二日餘人自香爐突出至
大岐坡弼等四面邀擊殺賊五十餘人賊退奔據
白崖亡何副總兵李瑾帥湖廣兵至川貴各路兵
俱先後至募兵亦集文成祝鎮分兵五哨命恭將洛
忠都指揮劉麟淘宋王璽祝鎮分兵五哨命恭將洛

統領副使李麟議茶潮僉事許效廉詹源各監
軍恭政胡廉督餉布政使趙文奎轉運指揮余大
倫率游兵策應總兵官李昂副總兵李瑾駐師要
害地應援文威與太監李鎮居中節制御史周文
光紀功諸將分迤刻期進抵香爐火攻之山曰壁
立法絕唯隘路五處送迤可上賊皆築砦柵守禦
官兵稍近木石毒弩俱下官兵用火銃焚其柵
賊以水稍滅之諸將仰攻日不克乃以意製鐵
貓爬山虎繩梯等具皆令宣慰彭九霄彭明輔等
陳精兵於十月三日晝突附山下緣崖猿攀相引
上拔其外柵縱火焚賊廬舍三十餘間擊斬百餘
人賊殊死戰兵不得深入遂斂衆退復採木製梯
橋我樓高與賊寨約接近可攀登者至十四日
夜分雷雨友作諸軍曉賊不備昇前攻具附崖土
兵先登四面夾攻至天明賊不能支乃退奔入後
山復據險為寨後山峻下甚諸將稽兵進駐重
險間二十三日乃伏兵巖下令郡指揮王言同嚮
導陳良等誘之賊衆持鏢弩下山迎敵疏舉伏兵
四起接戰數合賊復奔據山絕頂守益堅諸將

新首一千五百一十九級俘獲夫弱婦女二百二十餘人焚賊廬舍一萬四千餘間獲牲口犇器等物甚衆撫過苗衆三百七十五寨官兵陣亡七十人傷者二百八十八人乃班師稜聞上降璽書獎諭文威等諸將校各賞賚有差歷官右都御史南戶書卒年七十有八贈太子少保諡莊簡御史南生曰予過爐山若偃壺屹立群山中分為三級下則四面斗絕環抱一巖如壺之腹而偃其口中級則巔岷聯絡渾然巨塊如壺之腰上為一坪設一門內可容數萬衆有田有井後門圓石兀立如壺之柄往諸叛苗雄踞其間自謂牢不可拔已而官兵從後曳繩梯以破其堅數十年逋寇一旦撲滅香爐之險不足恃矣是役也鄒公主之蔡少恭潮佐之而蔡功竟不序惜哉

尚書文恭孫公應鰲傳
孫應鰲字山甫清平衛人生之日適衛人饋六鯉

因以名就塾受業日誦數千言正襟危坐務解大義年十九就以儒士應試督學徐公檄一見太奇之許必魁多士放榜果中第一人癸丑成進士選庶吉士改戶科給事中出補江西僉事流賊起公捍

禦有方一遼一西提學副使公實意作人身先為範
言出之遠陝西提學副使公實意作人身先為範
嘗與耿楚侗公書云世道至理亂關於人才人成
就係於師道人人能言之至師道之以稱職名於
時者勤力較閱品評不爽荀子曰獵師名詞華馳譽經
學已耳某意不然嘗考諸荀子曰獵師名詞華馳譽經
不與焉嚴而憚可以為師者艾而信可以為師
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為師知微而論可以為師
此荀子為師之言似矣而未盡也孔子曰溫故知
新可以為師此則萬世師道之極則也溫故知新
學者多則所聞所得為解其妄意為故者當如孟
子言姓則故之故新者當如大傳日新盛德之新
凡天地萬物之寶體燦然具陳故也其真機昭然
不息新也二者雖有顯微不同其總括於人心運
行於人心生之妙一也溫則實體之總括者
不晦能知則真機之運行者不滯不晦不滯則天
地萬物合為一體則仁師成己成物位育參贊
皆其能事成己成物者仁師成己成物位育參贊
中庸亦以溫故知新以承聖人發育峻極之大道此
孔氏家法也故某妄以孔子溫故知新之旨為孔

子示人萬世師道之極則者此也公在秦所取士
志一時名碩選四川右參政土彝薛兆乾執參將
貨慶以叛都御史谷公中虛問計公曰參將與天
子孰輕昔英宗北狩于蒲慈數語國威益振卒逆
英廟今者豈恤一參將邪谷從公議檄陽北乾慶
免於害陸慶改元陞參將御史巡撫鄭陽以上慶
冲年莊政伊始防杜宜蚤乃因境內災疏請巨瑞
勵政親賢遠奸等十事上嘉納之太和根督巨瑞
為民靈公勅其欺悖貪謀狀上為片透錄建文死
乞骸歸萬曆初詔復起撫鄖陽時詔書錄建文死
事諸臣至革除事人皆諱言之公推行德意上疏
曰褒揚人之子必先其父則子之心安故褒揚人
之臣必先其君則臣之心安建文諸臣委質致身
志節甚偉陛下深為恤錄真厚幸矣但建文君未
沾曠絕之典恐諸臣有繫空名而不能受歸人心愈
位號量擬諡法事有繫空名而不能受歸人心愈
固者此類是也孔子作春秋每年必書每時必書
見天道王政上下維屬不可缺也建文君在位凡
四年書以革除舉其事綴之缺疏奏留中舉茶清軌
跡惑貳何以補國家信史之缺疏奏留中舉茶清軌

為昌言甲戌入為大理卿丁丑陞戶右侍郎改禮
部掌國子監祭酒事公在監雅意持風化作人
做呂公相遺意疏言舉人率多回籍自便以監
卒業為耻不知當其在籍師儒之訓弗及憲臣
今弗加間黨矜其資望有司遇之陸重身靡所
而易蕩及入官材質已壞莫可如何矣宜徵天
舉人悉入監祖宗設太學非舉貢非敷膏恩蔭不
入祭酒司業為朝廷作人於內提學為朝廷作人
於外必在內樹風教而後在外振紀綱今提學所
擯斥者盡歸之太學倒置若此則太學毋乃為生
員不才者之通逃數與甚且至愚不肖質貨一入
咸廁其中太學之汙蟻極矣疏上悉著為令丙子
八月駕幸太學公舉虞書無逸章進講上嘉納命
坐賜茶蓋曠典云舜以病予告築學孔精舍於西
城之陽起刑部右侍郎尋陞南工部尚書卒賜祭
葬萬曆壬寅賜諡文恭所著有易說四書近語祭
秦緒言雍論學孔精舍彙稿續稿春秋要律呂
分解等集傳世墳衣生曰予曾學川中川中故
有大儒祠祀周元公二程子張敬夫魏了翁諸公
至明止祀合州郡更目即司馬長御揚子雲不得

與馬蓋慎之矣予至始祀公及趙大洲先生予師
胡廬山先生趙故內江人公與先師後先宦於蜀
者蜀人嘖嘖無異議云予入黔式先生之墓問其
嗣斬焉弗續為請謚於朝嗚呼伯道亡兒中郎有
女從古如茲

李參政李公渭傳
居小樓澹著散髮箕踞父中憲公富以毋不敬飭
之即奉而書諸牖自在以資檢束第覺妄念叢起
中憲又以思無邪飭之又奉而書諸牖久之妄念
漸除恍忽似有得及下樓與朋友笑談樓上光景
已失於是專求本心未與人接旬間曰嘉靖甲午舉
心既與人接又自問曰本心是接旬間如何嘉靖
於鄉肅然布素計偕以一僕自隨讀孟子伊尹耕
莘章則曰堯舜君民事業自一介不取始交際直
可不謹癸卯蔣公信視學貴州公謁之固陳樓上
樓下光景蔣公曰樓上是假樓下與朋友談笑却
真至一介不妄取蔣公曰此猶然樓上意思在一
硜然小人哉公媿甚以為學十四五年只成得一

路	學	一	夜	子	印	渭	道	之	觀	則	曰	是	蛇	道	乃	小	和	個
任	此	已	十	不	而	於	之	資	過	身	夫	詔	蠅	公	走	竭	州	徑
人	不	百	思	著	布	八	力	載	麻	為	子	有	我	皆	詰	峒	知	硜
只	學	人	萬	纖	之	者	弘	道	城	裕	告	二	擢	叱	朝	中	州	小
管	慮	十	索	毫	海	獨	道	之	從	整	康	源	應	之	合	擢	人	不
學	是	已	亦	人	內	塊	之	從	焚	渴	子	之	天	笑	宿	高	覺	面
只	慮	千	是	力	膏	見	量	器	伺	民	不	役	曰	三	廉	州	赤	背
管	此	如	母	皆	曰	道	道	求	先	膏	欲	荏	中	蛇	州	府	汗	汗
慮	不	此	意	是	孔	眼	之	道	生	脂	二	符	南	戶	美	同	知	至
都	慮	用	知	不	子	未	志	道	登	不	字	之	破	部	珠	知	則	則
是	知	力	毋	安	無	醒	見	道	天	足	千	警	負	吳	進	至	則	則
不	得	實	纖	排	意	耳	道	之	臺	以	古	未	外	州	化	則	諷	諷
學	不	無	毫	知	孟	者	之	眼	楚	填	弭	珍	郎	吳	州	甘	甘	甘
不	學	纖	人	毋	子	必	眼	體	伺	百	盜	公	知	川	身	泉	泉	泉
慮	不	毫	力	意	不	為	示	道	八	姓	張	集	非	更	更	先	先	先
擢	慮	毫	脉	脉	學	聖	道	之	語	安	本	諸	實	以	兼	生	生	生
漢	脉	人	路	路	不	人	語	基	道	得	倘	察	固	兼	金	於	於	於
左	脉	力	即	即	慮	四	任	道	道	不	多	諭	吾	金	蛇	於	於	於
叅	脉	是	人	日	程	字	道	道	道	盜	欲	之	人	蛇	蛇	於	於	於

政近漢羅公為屯田使公至與之合併精神學益
進自言予昔日工夫亦有起滅被近漢大噶通身
汗決從出這身汗自是欲罷不行於世
有先先行諸集藏於家大儒治規行於世
劉汝知順江劉西清江順人以南曹郎權守明郭子章
松江萬曆初復黎平汝順初不知學汝順稍拔其秀
而安之以廉平著苗氓初不知學汝順稍拔其秀
者予衣巾如弟子負請於督學使者獎進之於是
平民知向學矣五開衛軍糾眾稱欵方首禍憑陵
官汝順計畧無所憚或告汝順汝順捕問之面侮汝
順汝順計畧無所憚或告汝順汝順捕問之面侮汝
所稅駕矣歎軍跳梁益甚逼汝順汝順不與居衛城為
避舍潭溪五開進自弗安徙靖州汝順居靖州密
案款軍諸不法狀治爰書會上兩臺於長始遠捕其
察司副使且行盡發其罪上兩臺於長始遠捕其
渠魁王成潘應星等六人調戍邊其後萬曆八年
款軍又亂據城攻剽湖廣巡撫陳省發兵屠殺之
盡崇治其黨郡中始平人以茲故多附五譁六譁始
料事之明也府改軍民以茲故多附五譁六譁始

末萬曆八年夏七月五開衛軍叛五開楚屬也其
心未嘗一日有黎平當國初時苗彝常內侵四郊
多壘猶與府戮力禦苗孝廟以後邊境漸無事軍
彝皆富則猜嫉轉甚居常合衆為款借號曰禦苗
誦其屬陵轢府僚亦不有監司矣嘉靖十七年副
使宋藻按部至五開款軍同泰等大諫不果納縱
火焚其司門朱度不可制亡走靖於是款軍楊揚
謂計得也誇張愈甚二十九年軍周宗劉芳等捷
守備路良於衛堂縱火焚府門三十九年上黃潘
老寨彝與軍相讐知府張廷桂往勸五開噴不約
會使其衆捷張知府擊碎其公座四十二年捷守
備姚紹武四十五年捷守備魏麒王成潘應星兩
人者鄉之霸忽倖也素無賴款軍起因相倚為姦
會新化所軍與潭溪民爭婚衆主諸軍攻潭溪遂
啓局庫出兵器橫行縱掠諸富室無所憚知府劉
汝順召問諸軍面侮之萬曆元年汝順赴貴州城
軍懼其愬己也阻不與出城已而率衆逐之潭溪
又逐之靖居亡何遷去始發莫罪上兩臺乃按逮
王成潘應星等六人調戍邊款軍稍戢於是成應
星各素問賊至二百餘兩閱數年不肯出則愬諸

軍分坐之衛司捕輒乘間受為理而啗其利軍忿
不堪復鼓譟起八年六月所軍劉應胡國瑞廬國卿
周官姚朝貴劉高各率其黨號六司號曰五諱劉
天甫銀穎諸苗賊為應後者凡五司號曰五諱劉
應者指揮劉璋戶丁也璋懼禍及己陰使人刺殺
應胡國瑞等知之譟起焚掠劉璋家欲殺之逼出
銀三百三十兩償劉應命縛百戶怒學仁刈其髮
砍其指令自裁一日中撲殺所僧陸繼先等六十
餘人是時守備林維喬奉命移駐五開國瑞謂衆
曰烏容使處此為我吾曹且大不便悉焚其衣冠
園籍逐之萬福山始開城門建號稱變矣衛司捕
嵩所挾取於軍甚衆將甘心焉焚其居舍畧家產
素積牛酒贖銀無算九年夏右所軍與中所軍爭
摘豆葉國瑞奪刃格殺彭玉彭大武父子及射中
仆地者五人自臨演武場宣令斬其首於是銅鼓
人國瑞挺之旬臨演武場宣令斬其首於是銅鼓
靖州中潮龍里諸軍皆響應揭先後巡撫兵憲
屢檄下所司撫諭之竟跳梁不解是年湖廣巡撫
陳省朱代始疏於朝請討之其十二月調諸路兵
四千餘人省駐靖州分遣叅政賀邦泰會事龍宗

武泰將鄧子龍各帥所部搗五開國瑞威服張蓋
登城牌大呼曰若有精兵吾國有堅城時衛司捕

亦猶能挾王戎取吾財乎兵圍城急則諸軍脅從
日猶能挾王戎取吾財乎兵圍城急則諸軍脅從

者淺悔稍稍解去龍僉事規知之帥所部火攻其
東門諸軍爭救東門遂分兵入北門擒虜國卿周

官及斬戰數十人撫其脅從者弗治胡國瑞
奔西門亡去尋復之於武岡俱論死遂平國瑞

新安海內名區也故稱財窟今稱才藪名碩項背
相望以予所親記若吾友江念所中丞者大節冷

冷置諸古司直中不知知雄雌乃以用兵誣死予聞
世之人不亮其初終根流俗之毀譽也作江中丞

侍中丞名東之字長信別號念所欽縣人也宋有
汝剛公者由三衛來倅欽遂寓欽長子孫其苗裔

汝楫為邑諸生封侍御者即公父有奇徵而生中
丞登萬曆丁丑進士為人魁梧倜儻初仕行人輅

軒所至咨諏詢訪不遺餘力既官御史勃勃有埋
輅志江陵柄政與馮閣表裏為奸兩人不徐爵為

輅志江陵柄政與馮閣表裏為奸兩人不徐爵為
輅志江陵柄政與馮閣表裏為奸兩人不徐爵為

時以獨計令兩人交疑交驩兩人者不得而測其
俛嚴事之夜至禁門守衛者不敢訶問江陵死益
橫無忌公默自計曰夫此么磨者蜀亂海宇日久
而保以爵為腹心病在腹心不治即虛扁望之而
走忿而疏爵不法狀上怒而下前理滿朝震悚於
是疏保者疏江陵逆僕逆黨者紛至而城社肅清
矣公於是益感激思遇知無不言疏王中丞宗戴
陷御史劉臺事王得成去是時王方掌院事公以
副封進王笑曰枉史復何言公亦咲曰為死御史
鳴冤王曰死御史誰氏公曰劉臺王愕然曰誰尸
之而誰冤之公曰即乃公王跟踉歸邸舍待罪至
今烏臺譚之猶有生氣然人人目憚公矣璽書督
理屯政畿輔幾輔人聞江御史名多咋舌去會煒
起黑谷閣邊臣及諸帥掩諸骼以功聞為按臣李
植糾發上命公輟屯告曰東之蓋異數云重臣復有為
邊帥地者公矢心告曰東之生平不敢及國欺君
亦不敢故入博名高說者慚而退至則諸掩飾詳
密無所得聞公佯出郭外覩園蔬青映人立命健
兒取畚鍤來掘蔬下害死者枕相藉而劍痕尚血
漬未乾諾將始伏罪公竟據實報生諸將死邊事

大振丁御史此呂恭江陵科場諸作奸者海豐揚
豕宰謂御史言過誅求具疏參御史外謫公適自
塞上歸孺袂起曰十年來以賢書為奸藪者人知
之豕獨不聞乎亦具疏參楊言有所為人不能
堪公言最多請獨請賑免徭役及禁私宮皆不
能盡紀每疏出都中爭相傳頌上無弗嘉納也者
有詔江東之盡忠言事可嘉其特擢以彰忠謹
光祿少卿陞太僕少卿是時諸官輦轂下者皆江
陵舊人多回面內愧心熱又恐人暴其短從旁擲
榆諸少年不察遂有起而擊賜環諸君者矣公曰
諸臣無罪言江陵與不善事新貴人其罪諸臣可
議臣請與俱罷人遂以黨擊公公力求去上使使
至皇極門諭留又選職方員外郎出知霍州病免歸
羣起而攻公左邊職方員外郎出知霍州病免歸
而有胡夫人喪大事既襄築室瑞陽之阿曰吾將
老馬上手詔起公知鄧州陞僉事備兵沅州尋轉
南光祿少卿入丞大理晉左少卿署御事所平反
甚多會與銓曹異議陞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學畫
多大猷惠民有堤皆其鉅者首議建天柱銅仁二邑
疏障下流有堤皆其鉅者首議建天柱銅仁二邑

差擒烏撒賊于高寨苗倭五百餘人上開賜金帛有
殺戮公以赤手桴腹鼓舞數千兵士即不支乃其
心在報國足錄而諸臣未履疆場乘公致仕以文
墨繩公得削籍報公跡甚疎飲心最偉公者一標不
咸席未煖去與公報跡甚疎飲心最偉公者一標不
公者二公艱子娶武林婦復其夫固在也禮而歸
之此所偉公者也同年舒比部疾死餘一子公入
室抱其子歸以子字之舒卒不得祀人問故曰以
讓言蜂起公獨以身冒衆情不計杞人問故曰以
道喪吾將以身為餼羊此所以逸公服公無能起
公九原而下拜公也公于爾松痛先公沉鬱即世
數人使來索公傳子折管有惡於叻不如此孤為
松督之急爾松謹撮其大觀室者觀其增隅中之
我可知也爾松謹撮其大觀室者觀其增隅中之
者在矣論曰江公以此言彼上寵命數矣其寵命
也朝臣側目者曰此必有險為地者乃寵者之獨
不勝忌者之如是一言而晉寧再言而歸不能不為
籍有為地者如是乎雖以晉明聖如上亦不能不為

投杼乃知蓋臣孤立一意明君樂諫言旌譽諤也
於今日良難哉一邵爾瞻書江中丞傳後客有習
中丞者曰以中丞風猷稍儉德當自完璧惜不
習兵用兵卒取固子曰謂中丞固乎人臣事君
在盡心力否耳中丞撫黔警不與賊俱生天為
昭尚遭其變為顏之黑賊馬之裏革其所優為不
能以一劍酬主者乎曰然曰中丞如何發何子曰
奔蜂攫體子搏之乎曰然曰子奈何議中丞輕發
耶賊血若坐待其變無論不為城池人民計即穴
人公所不計且辱國矣故議中丞輕發者是處與
室未觀江澹風濤之惡而答濟者之善漏也曰吾
固知江公苦心一人當審而應曰子執勝曰一與
勝曰刃勝以一人與千百人較執勝曰一與人較
千百人其數不勝曰子既知如是而復答中丞不
審而應乎曰古有以寡敵眾轉弱為強者何術曰
寡與眾弱與強非天淵總督大帥未臨播兵一指
眾寡強弱何管天淵總督大帥未臨播兵一指
江城破一殺兩名將伏尸無饗江公徒以一騷劫
乎夫以一殺兩名將伏尸無饗江公徒以一騷劫

妻据子成無中尉言而為非得素拊循為士卒能然乎容曰然
則中丞一無遺議與功於外者公自聞部及要人
無與之齟齬之一有磯以時露白簡即功其孰與我
人皆與之仁疾之已甚以彝治彝從古已然安之與
播力而縻安軀安而與播合陰以抗公顏行播固不
播也肘腋之播不可通也朝滅此小蠢如秦山壓過
之深也公之意曰吾以天朝滅此小蠢如秦山壓過
以然不知泰山高不可通即一播後來諸君如子矧
公直兩播為之阨哉九原而作公當以子為知言
難然公清風愷澤遍於黔人黔人聞公沒至樹棹
輿思公吾友郭中丞相奎繼忘於公亦謂之此豈時可
艱極身無貳慮可念沒世不繼忘於公亦謂之此豈時可
知力為哉容曰先生言公而核論非先生往履黔習黔
得先生益明先生言公而核論非先生往履黔習黔
事不悉也請藉之具世當不謂止先生阿所不好者
郭子章曰子著黔記凡名公傳止先生阿所不好者其

他丞也即江中丞傳亦然而予又懼夫後世不睹

於後庶幾後世讀黔記者知中丞黔政請爾瞻傳

者知中丞大節嗚呼備矣予在楚與中丞潘臬司

官而承乏黔與中丞先後同官乃中丞屬志以

貴州布政司參議王公山東新城人明李維禎

少御故稱王太僕復以仲子少司徒貴贈如其官

以為號成進士由司空司徒郎歷藩臬皆知名獨

獨平蠻督馬凡四十八寨其地曰落洪通四川九

弘治時嘉靖初大興師討之甫定而我士馬物故

合相當矣歲甲寅蠻杜皮以私忿殺其賊張狗兒

遺者周道十里鞠為茂草馬是時新營石之儲無州

當採木產諸苗而以深鑿而勇沉檄以司使宜行知
計所出撫臣高公廉公知深鑿而勇沉檄以司使宜行知
事公集薦紳大若鄉三老若里險乎種落強弱
其要者咨詢鑿所繇叛與其道里險乎種落強弱
虛實曰吾誅知所以辦此矣夫將盡猶仇之必徵師其
長虞不免誅知所以辦此矣夫將盡猶仇之必徵師其
數十萬餉金稱是而且非累數不設備時乎時乎
負固謂我厚集兵而後敢入豈不設備時乎時乎
間不及謀匿師宜神速也彼所與非我族類迫宜而
散走亡命匿師宜神速也彼所與非我族類迫宜而
杜力也乃廣間謀謹斥堠趣收保而部署諸材官有
脊力也乃廣間謀謹斥堠趣收保而部署諸材官有
落古隘路指揮使桑珪入石圓坪表甲卹枚具蘭指
揮使桑珪以兵五百桑珪入石圓坪表甲卹枚具蘭指
石渠谷虎落百戶表儒林成棟等分領之曰不敢入
士十人以千戶表儒林成棟等分領之曰不敢入
虎穴安得虎子為師期宿而至落洪不如約者有
常刑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將吏以公素不貫金革
叩馬固留乃令怒服兵操甲縛馬舌出火竈行頭皆
此牲夜中乃令怒服兵操甲縛馬舌出火竈行頭皆

而官帥鳴鐘鼓拱稽既薄巢窟蠻寂無知者公乃周麾
動天起不意盡失其度窳來西則丘東陽等扼吭皆
持角一袒伏斧質請更請死公令舌人召其酋數
酋長肉袒謝吾死亡者則取首禍榜答數千刺則
之曰何以謝死亡者則取首禍榜答數千刺則
甚者皮面決眼到和門下何以給吾被鈔酋者則
願以苗俗十償一何以明明不叛則棄其鎧弩散
獻體無持尺寸兵何以明久要則棄箭牌故三物
血乃釋首縛予杖衆羅拜乞哀公始賈之衆復羅
拜公率而北鄉呼萬歲者三為更約束易置軍吏
而退是後也一無亡矢遺鏃之費而貴人所為日夜
切齒腐心者一洗之手舞足蹈謳吟不絕口無臣
上功請加爵留采木上褒勞之而俟功竣于殊擢
公益感奮勤於其職隨山刊木若果映口大落包
霧露溝一即土渡人所不到者數矣有王張兩指於履
水則浮一木渡人所不到者數矣有王張兩指於履
克死而公乃賴天子朝會無所涉安得有容風諸公何爭

以異材効力公顏絕壁萬仞下臨不測之淵巨石衝貫其中人勳力未如之何公濟沐露禱為祝嘏詞三衛章以告神忽大雨萬壑鼎沸木不踐而馳一息踰數舍眾驚為神助而公廢寢食衝瘴瀉經年不少休疾在死法中不起矣撫臣以聞下禮官禮言公砥節在死法中而起已矣宜有贈卹上詔答曰王重光忠勤可闕其子祭一壇王張兩指揮給葬具又三年三殿成大司空言貴州木甲諸路而公功為冠事竣加爵有成命在上贈公太僕少卿貴州人為立祠配文成侯祀號曰二王公嘗與李參軍爵都肄士一發九矢如樹而貌文弱粥若無能孱深愧謝居平暑其門楮曰赤心報國直道事人病力思飲雨水頃之雷雨大作復口占有小映魂不忠臣福屈之句其翰躬王事尊尊汲汲雖彌留不

少恒懼如此到於今諸苗經公祠搏顛作禮然後去旱乾水溢穰賽受命如響子姓禪其業起家八

座九列侍從方首登賢能書者數十曹海內稱

右族則山東王氏首樓指矣舊史氏曰余入蜀

承乏攝督水事而播首方蹂躪川貴軍將覆沒百

臣相視而嘻無論費不貲蓋民之死亡者數十百

問明時請官得持故官體統即以法公笑曰此非所
名而已彼處官司不得繩之以法公笑曰此非所
以尊朝廷也奉法無稍踰初就張忠簡公讀書堂
居焉謂問月樓可當天祿閣備加修葺而大之
更為鶴樓書院進勻庠諸生講習其中文衡徐公為
更建雲龍書院扁其堂曰天地正氣堂表其坊曰
理學名儒坊公當蒙難竄徙時徐公獨能闡揚幽
隱亦足傳矣徐公諱秉正謂公深明程朱正派宜
為學士大夫宗於是勻能得公要領居六年引掖後
公尚象時為諸生獨能得公要領居六年引掖後
學如一日家數千里母老恒冀一見公乃移家來
勻若將終焉常與尚象輩言朝廷事輒慷慨悲歌
義形於色至處日用之間惟種蔬自給無戚戚容
遠近士流負笈趨風命有召起授吏給改小天官
尋改司寇即諫礦稅坐黜未幾召還稍遷尚寶司
丞晉同御擢侍郎終左都御史卒贈少保諡忠介
公文章事業可紀者衆茲僅摘其成句所
有事以備明史之不及蓋終始公之辭云
光祿御給諫陳公尚象傳南直定遠人洪武四
公諱尚象守心易其始祖慶南直定遠人洪武四

年以指揮調都勻衛命世守馬卒之日子景幼慶
以封疆故弗任請傳任原為其賢也原有勇畧尤
重文事時居定遠奉調至益增慶之政建學修城
賑饑撫苗甸人德之於其卒也從祀文廟于輔襲
晉級都勻輔子趙純生大賓大賓業儒秉
弗襲公繼厥志時都南阜先生采成公執弟子禮
講求不倦乃盡得其學萬曆己卯領鄉薦授庚
辰進士拜中書舍人得與閣務在廷咸推論之考
選戶給值河南饑甚死者載道而吏河南郡邑者
猶比風連民益不堪公乃曰大丈夫身許國家當
宜天下事為己任即不為宰相幸有言責何事不
入告矧予職在戶垣而任有司者追呼以重苦
饑民吾不忍也抗章請詔可於是捐河南帶微
通糧至七十萬有奇又請泐藩之國廷臣以為
能務國體上亦雅重一清宿弊仍奏減光祿經費
獲免半役勅巡京營其直宿弊仍奏減光祿經費
俱得請公既受上知益圖報稱嘗曰見無禮於君
者猶鷹鷂之逐鳥雀也錦衣以下諸不法事無禮
孰甚即日劾罷廷尉為之平肅生平尤好汲引人
才己丑同錄武會得探花一平肅生平尤好汲引人

純請托之門拂紅紗之拂紅
南宮者十有一繼登者一繼

事同日被杖者六人公方者六

三出朝公第四吾人批逆未吾人批幸

之而得雖死不恨矣翌不恨

八年及出都門惟清門惟

然一素士庚子復故官予嘗

追贈光祿卿予嘗讀萬予嘗

之君子人僅傳其有預儲教其有預

康襲指揮加守備時楊守備

朝壁朝薦曾孫梁澤世孫梁

鄭長史鄭公安民字敬修民字

率李旭山公誌器之二年崇禎

陞四川提舉崇禎二年崇禎

次無五年就官兼管龍安兼管

死者則大異矣使孝子而反必能為臣必能為父負幼帝之陸秀夫便孝子之姓名也但表其為

不知孝子之姓名為凡為子之勸

國朝吳中著

胡朝棟傳性聰見義勇為雖死弗避也明崇禎

朝棟衛千戶位就撫還其目把周世儒來議世儒

逆賊安邦彥之謀主也先是王中丞之敗實世儒

陷之黔之時督府意在于撫陰險言于督府朱公變

元請誅之時督府意在于撫陰險言于督府朱公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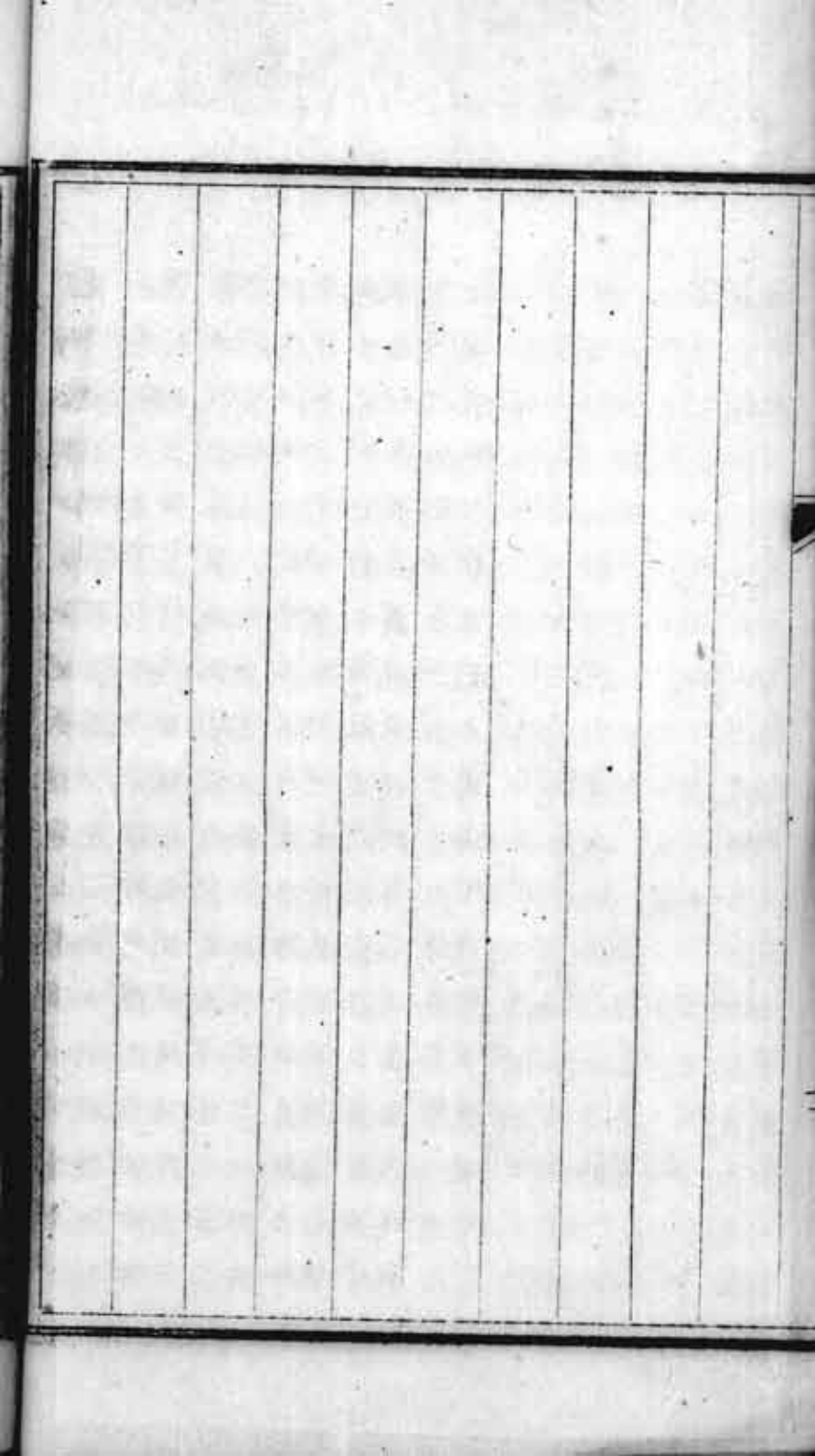
舉之國大諫邏擁軍環無上下禮竟取周世儒而

食之國大諫邏擁軍環無上下禮竟取周世儒而

無懼色後以公殉於任將卒之際猶或見之乃鳴

一其胸中目近滔天之怒法所不容乃敢自來請撫

虛實為彼所窺也。光武遣寇恂擊高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解禮，不屈。恂怒，將誅文。諸將諫之，恂不聽。斬之，遣其副告峻。峻懼，即日開門降。諸將問曰：「急降，不欲降，固守峻，惶懼，即日開門降，諸將問曰：所殺其使而降也。今來辭意，不恂曰：皇甫文峻之心，腹其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謂朝棟等有功，于督府可也。胡為抗疏而誅之，快賊子之心，宜默人，有良媚賊之恨，至而不服。上請于帝，卒為厲鬼，以相報也。嗚金之悔，遲矣哉。嗚呼！緹騎捕而五人，之墓可以傳賊目擊而四人，之身為戮，明李之罰，如是尚可以謂之無冤，溢乎？」



節 李節婦石氏 江處士石某之女 明化己丑年六月

事之每四日可其意好治麻象蠶繭性樸噴貞率衣著

五六載不易悼閭中華靡相尚石獨以儉約處之

無耻色弘治乙卯年宣卒遺孤二長紋四歲次族

歲尚末週家素貧艱窶萬狀或勸其嫁泣曰遺孤

奈何且死之日何面目見君子於地下乃紡績以

撫二子嘉靖乙未臺使鯉湖王公按郡旌以禮幣

是年七月十五日卒葬鯉魚浩宣墓之右歸宣時

二十二歲卒之年二十七歲孀居凡四十年卒

之日六十七歲栢泉子曰余他日讀春秋見說春
秋者謂春秋常事不書是矣仲尼至紀叔姬之卒與
其葬則亦疑若常事然先師仲尼至備書其年月
若日而弗遺彼一國之君與其夫人若當時之公
卿大夫是何其名寵責威也乃泯然或不少見於
策書心竊怪之既思春秋之世功利熾然人心大
壞至於龍蛇戰野賣國殺君弁髦名器而東節守
義乃獨見於一去國無歸之婦人仲尼安得不賢
之以為天下後世勸耶乃予居今之世得傳李節

婦石氏慨然長嘆為一泣然焉誠不以富亦祇以
異蓋古今之同情如此余媿非其人不能使節婦

永有聞於後世如紀叔姬也雖然庸詎
知世果無其人乎感事悼時廢書於邑

節婦梅節婦熊氏傳
梅節婦熊氏傳
紀妻也年少父歸於梅秉性端

肅寡言笑姑吳氏治家嚴甚氏善事之卒以存聞
事夫謹鄰里殊賢之未幾紀物故比年甫二十有

三日即杜門屏跡持志甚堅遺二子長名月次名雪
次日居紀木主旁訓月讀書膝撫雪癖自給每

督月明晤至午夜方就榻若月課誦稍懈即引跪
木主前號泣鞭撻之已復曲諭曰吾不即偕汝父

同枕泉壤者冀撫若輩他日成立所以報若父者
方大耳即孤惟終身軍所難乎後月學遂大成登

嘉靖丙戌進士仕至川南道雪以孝聞隨有長孫
惟和登己未進士仕至廣東道御史巡按山海二

孫惟用亦獲明經科三孫惟台由壬午選貢任蜀
約漢縣尹五孫惟詩登癸酉賢書授任中牟縣重

孫易中茂午亞元任北直隸完邑宰迄今子孫繁
衍昌達為習安望族焉氏於嘉靖年間奉旨旌表

一
張時士大夫賢
有請歌頌墳
大
學
年九
十
歲
凡
守

節而卒十

大宜年節
人延郡
氏傳

生御斐
長女也

明陸懋元
年十五
適同郡

誥贈奉直大夫嘉禾生
子四人長應壽次應秋次
應春次應律二十七年而寡
哀泣殆不欲生
孝事舅

姑且善教
育諸孤
子年氏
值中衰
舅老而
諸孤
稚

而不善者
情媒踵
相投也
氏善
慰絕
之故
人雖
排怒

婦薛節婦
謂之曰
數仞之
雪累尺
之冰
寒可知
也

試為之
決志
苦守
足不下
堂階
後二十
餘年
而子

殷於移
孝為忠
體慈為
惠之語
凡二子
以能
膺

勳數百
里婦女
皆勉於
賢以冀
其歡而
不賢者
深

諭諸子止之曰舉以揚幽最宜公道今恐人延至今

崇禎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疏上請有五十餘年有如一

日誠可與山岳比操日月同明之語勅建坊旌表

婦持身嚴肅即至戚且不得識面命暗之而升余同

起拜織毫不苟余亦竦然成禮而返身初意也謂所

老身至今日亦可無愧於梅薛二民並誌勸勉景其

貞烈吳氏為跨音安人直指蔣公克達之母也幼

嫻內則列女諸書年十四適封翁蔣公橋為繼室

不直指公其孟也蔣雖望族然一切饘粥之資難佩之

淺贈俟取辦于貞烈十載蓋不三歲食子為已時名秀深

安亂之援絕圍州城封翁奮起草檄與當事分戰守任
久發劫之行貞烈指火光以給之曰吾家在彼請為
若決也先是前室子克修以足疾抱一女扁戶自
焚貞烈之母甘氏拾刀自刎其姨適邵氏者見其
入火亦挺身就烈燭是時直指公以被掠轉入彀不
媿其子不媿其姨矣是時直指公以被掠轉入彀不
窟封翁亦踉蹌奔湏閱四載歸聚如故封翁且以
上雋應恩選又何異也迨丙子直指公登賢書鄉
人壯其節以上廵方馬公廉其實以聞遂沐綸
旌表閣曰貞烈舉十五年幽哀浩魄冷蛻枯塵
始生耳著目迄何細自也雖百載唯徐毛以十二公唯
伯姬以義著目迄何細自也雖百載唯徐毛以十二公唯
喪離難辱何季無之深谷窮簷詎乏慷慨或湮而
不傳或傳而不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而貞烈獨
得聞於後人列于宋風馳于苑難海內碩彥相與
銘之誌之歌之誦之又何幸也歲在戊子予忝與
督直指公銜命與予共勦定出貞烈錄一帙索
予為傳今云守振蕩勤區區再造猶未及世兩

經大患忠義接踵予雖未罄表揚然如貞烈固不可不俾俾夫廷進賢着聲光為朝廷守封疆者聞風興感庶幾節概自砥湯火固避之意不以扶與正氣甘進脂膏是則直指公求傳之意也夫是則余作傳之志也夫讚曰觀貞烈之所為豈猶夫婦人女子哉以婦人女子而猶若是亦可以媿夫不婦人女子者矣身後之光豈偶然已耶

不偶然也是則所以為身後光也

教氏三節婦傳
教氏孝節廉教應徵女也年十六適孝廉鄒先魯先

魯艱於嗣任祁陽令復娶廣陵楊氏及同邑李氏為妾鄒以計典調任送家眷歸里赴京補選舟次

銅仁為苗所劫溺死教氏與兩妾年皆少無子女聞計之日即與兩妾長齋禮佛同志守節終年坐

卧一室雖至親罕得見時滇黔迭寇訂丁亥秋兵將至剽掠教氏聞之而兩妾誓必死即裂素帛

三婦各懷其一亂兵知不易奪止掠財帛去竟無犯者然三婦益貧落僮僕逃亡盡則緝縲自給傭鄰婦代薪汲戍子己丑間斗粟數十錢人相食三婦至食耗糠苦甚而節操愈勵郡中人無敢

以非禮語相及者後忽有平茶土官慕楊氏色以
先魯曾述彼情未償欲聘之楊氏號哭三晝夜勺
水不入口事遂寢其後送媒者屢楊氏兩次自縊
皆以救解有偽參軍以威脇至縲綫所楊氏飲藥
死逾日復甦自是致容自絕兼之教嚴氣正性人
不敢輕犯遠近高其義遂無敢再覲覲者然楊氏
日哀痛求死展轉毀瘠且病未幾遂卒教氏李氏
殞殮盡哀既葬復閉戶自守至乙未九月教氏以
病終李氏號哭過毀逆得疾卧牀不起相繼而亡
思虐人言之多泣下者錢邦苞曰苦節不常有乃
有一時得三人焉又萃於一門奇哉要之三婦處此
有極難者無子一也苦貧二也遭亂離三也強暴三
也嗟乎士窮乃見節義非百折以成之其三婦節烈
何由而著我或曰教生於禮義之家其貞操宜也
楊氏卑微而志尤苦應別為傳夫二妾之烈
非教氏倡率不成迷之以待後之尚論者
節婦王節婦劉氏傳
節婦平節越人母姓劉年十八歸郡庠生王家柱執
婦道勤織維佐家柱讀書益進試縣前茅三入讎
閨不售齋志以沒子三長祚久祚疑次祚蕃女

一皆幼而養尚在襁褓間劉氏年二十七晝夜哀
號淚盡繼之以血勺水不入口者累日誓以死從
舅姑慰之曰以身殉夫義也獨不念二既喪其子
無父曰孤無母何恃必若所為是使我三既喪其子
又勞於孫也何慰若夫於地髮家同貧脫簪珥
其髮曰所不為王氏者有如此髮家同貧脫簪珥
以供喪葬緝績以身代以婦之孝寡姑用寢食侍湯藥
搶地呼天請以身代以婦之孝寡姑用寢食侍湯藥
之亡壽皆百歲明崇禎初躬自課讀至夜分始罷
嗣是三子相繼就外傳劉躬自課讀至夜分始罷
會苗亂夜行劫及其家執去劉直前奪歸苗素
聞節婦名不收加害未幾賊略平越著復被掠劉
百計措金贖歸以是蕩析難居歲無寧日猶力謀
膏火俾三子咸得卒業次食廩久凝俱應明經
選久令蜀楚所至有聲凝不祿有女甫半歲其婦
別釀劉育女孫以羹代乳得不死其女適柳庠生
傅延年夫婦相繼死遺孤一歲劉抱歸撫育成立
傅氏一錢賴以不絕康熙癸卯登賢書劉始色
霽己而泣下曰汝父早夜攻苦莫一售弗得汝能
成父志以慰未亡人但恨汝父不及見耳劉素性

好施予凡里貧不能存者無論親疎隨力以濟雖
自衣敝食糲弗吝也年七十餘卒余初抵黔道經
平越憩荒寺中有老人談及節婦事甚悉心識之
歲丙午蕃東思州鐸與余交一日持節婦狀泣余
前請為傳余披狀即與前老人言不毫髮夾因思壺
德幽芳得其一節即可以傳如斷機剪髮和熊封
鮮已事往儀均足奕世而茲獨以節婦名傳者何
母婦道母儀均足奕世而茲獨以節婦名傳者何
余曰從
母志也

余撫黔節婦李氏傳
義有闡風化者於宣講
諭時分別獎勸安順守以郡志請載梅節婦李氏

聖

諭時分別獎勸安順守以郡志請載梅節婦李氏

事既而其子建來泣求傳于余順人性端莊嫻禮而
有徵也因其子建來泣求傳于余順人性端莊嫻禮而

法筭而適同郡己卯拔貢梅運昌昌尹蜀江津迎
李攜幼子建赴任值寇寇蜀路梗不能達存至

平越依舅氏繼聞夫死成守一慟幾絕年我二
十五耳以建尚在襁褓為梅宗桃計乃忍死撫孤

丁亥流寇竄黔李負孤借一老婢晝伏夜行至貴陽城潰又至威清竹亭寨是時賊黨搜羅婦女遍

及深林李截髮毀容懷利刃以防不測潛匿山中凡七十餘日卒能以智自全此亂定家為賊毀又

比歲不登李拮据十指間以資家食閨門之內嚴若冰霜雖蒼頭罕見其面有不諒其志者李撫建

泣曰未亡人不即從夫地下以此藐孤欲延梅氏一脈耳有渝此志鬼神是殛於是益勵貞操延師

訓子凡所以保護而課督之者無不至建長補弟子負康熙十一年李年五十三郡人士公上其事

制撫凡三旌其門十九年庚申卒年六十一夫一視學補行辛酉科鄉試建登賢書贊曰先大夫一視學

黔志傳其拔博士弟子多世德寒峻建其一也今閱郡志傳其拔博士弟子多世德寒峻建其一也今閱

中晝伏避寇夜雜虎狼行柳且毀容抉刃時時與死密邇卒能保其身與孤非若節井誠感鬼神而

陰相之不至此也余觀古節婦之後無不昌熾建今登考廉其顯揚正未有艾先大夫寔為之發軔

也余悲其有餘而傳之且不禁其有餘悲矣

烈婦吳氏者為邑民張映宸妻有殊色婦家故寒

微素不聞熙戒訓及適映宸甚相敬愛有舉業風

倡隨之義殆出乎天性也鄉里率賢之踰數稔映

宸病將廢孳手其妻目之而不能言氏曰得毋念

妾乎君行矣妾將與君膏泉壞痔媿蟻決不能蒙

面覆心再入他姓門也及映宸目瞑氏撫屍號咷

幾絕息其姑勸慰之終不解誓以死殉復罄其釵

釧為夫治喪朝夕哭奠甚哀路人皆為之哽咽畢

葬曰吾裏不即就木以亡人未歸土耳今窆窆既

安死無憾矣且夜臺殊幽寂不忍獨令吾夫當之

遂閉口不復食飲鄉鄰婦力勸之終不入勺水對

人惟淚一丁如兩絕死時年可二十許棺槨衣衾治酒

奠夫靈一子而絕死時年可二十許棺槨衣衾治酒

葬焉遺一子育於姑蓋此婦色既麗年復少而同

穴之誓不憚捐軀殆女中之首息乎乃明末癸未

也年事

志畧

東山志畧

山在黔東門外故曰東山峭壁斗

絕明謝三秀樓縹

云山欲飛前俯金湯後枕銅鼓何公始建東山閣

兩山夾谷之間頗足幽勝閣後為都是春風樓

高不及閣之半而洞倍之檻外社壇諸山一目都

閣盡勁松謾謾如聽潮望江一月潮能令坐者忘倦出

閣靈官虬髯如戟凍凍有生氣門東西各翼以祠祀

閣趙二將軍歲時香火不之祠右高阜則小魯亭

在焉亭據三面之勝故人坐亂石炭葉榭倚去小魯

望棹與樓絡繹是為雲閣閣不甚華呼吸帝座
左右與樓絡繹是為雲閣閣不甚華呼吸帝座
枕藉苔鮮蝕而寫蘿封也僧橫小樓於叢薄中三
聖殿與閣對峙負山雄麗而眺望不賒殿左為文
昌宮少夾閭近亦傾圮斗拱閣半嵌崖半飛駕為不
中憑閣極目便自有天際真人想然而據險為不

甚適自此退通明殿僅數十武皆從岡脊上行置
風蓮蓬然吹人欲起殿祀東岳玉帝金像順肅真
足奔走萬靈左為鐘亭右為積翠亭咸與殿稱前
楹軒路松檜陰森即六月不受暑下視城市殆如
蟻垤十麓翼張萬瓦鱗次在鏡中一行大都黔中
虹橋卧波漁人操柁腫如在鏡中行大都黔中之
勝無喻

茲勝無喻

貴州通志卷之第三十四

藝文

序

歲在辛丑丹山參議貴陽序
送翁丹山翁先生為南北部
明且九載矣
至以先生參議貴陽先生為
郎也賢居者或
乃其遠不能踰常而地又遠
之士之務進懷居者或
不厭馬其外冠蓋既集馬鳴
於諸鄉先生願而嘆
之曰是馬也三十里五里而
弗弛弗蹶為良矣然
而御者方馳驅式王路也
可以為國馬也然
而不若捷之速語卒視歸乎
翁大夫曰夫已夫而請受
赦謁駕以聽御者道雖遠以
日月之已夫而請受
前行至於舟戒而有願津人
而嘆者曰善哉乎為
舟險而不敗於戒而秘是其
材而綴而技習也雖然
彼密與而擊汰者無術波之
虞而有善舟之名可
不謂遇哉則又視歸乎翁大
夫曰請受教往

考
卿
監
司
予
二
耳
目
所
親
記
郎
吏
之
陟
而
外
也
鮮
及
二

求御於濟雖險也曷遠之已而大夫登舟命師於御也

不可易也以其習也易之則害於舟害於馬故治

器而操曰矣竊為大夫慮之大曰車於室教往而學

惟車弗飭爾又奚問塗於是既受而籍之顧元曰爾

且備哉言乎雖道然正當世之遇急而議者類以生為先

於疾足邪徑內顧自便之日久矣靡不跛足而相趨

公卿以予二千石之親記而鮮及考者是久任二

之法隳也又曰陟矣顧其身便否耳慮不至乎級矣或

陳力之道也昔人云易動而可慮者莫若遠民

復出者乃可以撫邊今士大夫之入議格計不

茲其來遠矣自汲孺之賢不能無望於積薪望之
不其欲而難在遷祖尚之文武而憚遠牧又况材
非其慤為郎而獨久遷者或夫若翁得地而獨遠則彼矣
乃其食乘墉集苑之抑人使倖不塞而自禁之吳也涉
浮羣王宰臣所以以抑人使倖不塞而自禁之吳也涉
化深焉且諸鄉先生之言有未竟者吾聞東野之又
何方疑焉且諸鄉先生之言有未竟者吾聞東野之又
何矣未聞五方異齊矣不聞其不同禮也七均開忠
信矣未聞五方異齊矣不聞其不同禮也七均開忠
所矣善政也其一也異方而善馬所以行矣余又善舟
之木巨者銳末源弱夫貴陽非故而南彝之微與
不爭於人銳末源弱夫貴陽非故而南彝之微與
語曰樹帥德而守終純固者惟彝能以孚信鎮決
論王教矣固長之以先純固者惟彝能以孚信鎮決
之易靜此其回面而嚮德也必倍乎中州之民
異時擇公卿於馮翊還列侯於河內乃知天子所
以過先生者彼執古之道而其事也於世俗之慮遠矣
夫迂其身以善國正俗周公之事也於世俗之慮遠矣

貴州為邦在古為荒服入聖以始建官立學驅鱗

介而衣裳之伐荷亂而郡縣之刻若靖中而衛特開

百七十年來駭駭乎齊美華風而嘉靖又特開

科多增馬額舊有方志殊為簡畧戾丑識增修督學謝

公東山實主簡書筆削博引經史旁採子集又參

訪故老咨訪儒生浹洽而周遺精鍊而無疵屬慎

為序走也衰謫何能為役暇日嘗觀者四華陽亦

志自先漢初至晉四百年成士民可書者四華陽亦

人可謂多矣上沂漢初至三代之餘年所紀無義

措哉諸公今日之盛舉繼絕表微用夏邇華復三

遠不之重而官其土者亦自厭薄之破呼邊可輕

乎哉衣之裔曰邊器之義曰邊而器破必自義始

衣破必自裔始其邊器之義曰邊而器破必自義始

此又諸公職思其居靖共爾位以異此邊可輕願

以落百代之瞻仰斯志也寫

焉貢之義賦方之流別矣

志也思南府志序郡之史也以稱物采域質所稽也

有撰風謠淳宕所識也何以永監觀文獻所屬也維是古

乃嘉靖甲午秋旬鐘第子以主稿亦有志矣而未竟也

用明年其役弘敷承之暇以履南樞佐子彙屬余整正凡再

余曰是役用告成志以承一新蓋過西麓成猷遠子可

雖言乎我西麓子曰喜冊之布永統勢一則圖也

志明斯御世也世運關焉者且有經邦之道焉昔

識陳詩納價也以祭湖之與逸矣職方之致化也書用

眩於大觀詳於末文也此意而湮即記載之功盛矣

弗鑿於茲也昔李吉甫作元和郡國志覽瞻聞此可

士其尚
余正也

思南故憲廳

治永樂中罷

明田汝成

有餘年漸被文教蔚然移風而西麓田子以問焉

之才追琢全行頌袖後生於是縉紳之士彬彬焉

冠於全省矣府故無志田子謂然田子所為志知

請而梓之既成而予以行部至閱田子所為志知

其有望望南宇內之思馬非直以物色山川備圖籍

也夫思南宇內之思馬非直以物色山川備圖籍

昔開疆新歷而治故其法未滿境多變土沃而善

樹四方流况亡移區命此馬通數慮不為土著而

胥宇者故民易動東通西陽而連真播二三首長

無嚴對涉豪舉自恣冥窳其民以目而顛天者鵲

噪轟起扶我疆場池魚之禍此比羅之皆異者轄

屬也故增課之法難行夫以法令未備之城雜以

易動之民逼於豪舉自恣之比隣而郡守縣令不

能制軍與鋤擊卒有草竊變安所圖昔之為思南

者亦難矣田子時建議於朝請設按察之使如一

治兵茲土兼制諸司警備不測國論題察之竟如所

員

員

請乃冷法制。寢周而好究。稱或吳則田子有功於
父母之邦也。志之作宜首表焉。他稱述固未義
爾夫先王之治天下也。慮外而勤內。故政嘗均其
用人也。敬邇而恤遠。故士有勤乃今仕者。總中朝
內郡鄙邊方。一閱除書。即神暇。及民夫使仕者。一
切自利。莫旦夕。一脫去。為幸。何暇。及民夫使仕者。一
墨墨沮喪之心。甚非所。以擐綬。四表紆主。上旁曠
之憂也。故曰。擇民而使。者非良吏也。擇官而宦者。
非忠臣也。苟以自靖。為心。何論遠近。且思南雖遠
念其民。獨非天王之苗裔乎。出繒粟。供搖役。以奉
甚勤。甚則思南之民。固無負於郡縣長吏也。為郡也
其長吏者。獨忍以邊方。郡忠南之民乎。此則田子
縣微意。而未發者。予故論序首。編俾後之覽者。有
政治之資焉。若曰。將以披圖籍。
考山川。則信為斯志之末義矣。

攻王集序
攻王者。誰龍。嚴趙先生也。龍嚴者。何謂大名。前庶
吉士也。昌次玉鑊也。其鑊之奈何。佩之以昭德也。
然則文無與矣。為以名集會也。觀者不曰。會曰倫也。

也王鑊而詩帖兩道其通故曰會也王以鑿鑊清
以鍊工理有相方者故曰倫也試耳玉取聲焉清

越以長也詩之聲亦清越以長也目玉取色焉濕
潤而澤縝密而果也詩之色亦溫潤而澤縝密而

栗也至於氣如白虹精神見山川者亦無有弗倫
橫迥作而漢曰嗚呼玉之連也為圭為璋為珩與

琬琰國之鎮也重器之需也文之達也胡乃今皆窮
為絲與綸綉國之華也王言之代也

焉不鎮國徒飾諸躬不華國祇鳴諸郡亦會也龍
巖其如會何哉龍巖之弗會其如朝家何哉詩曰

溫言念君子
溫其如玉

易者何也序以著天地萬物之理也
明孫應鰲

妙於人心故易著天地萬物之理以明心也愚自
學易嘗求諸大儒之說於傳求諸大聖人之說於

經未觀測也己乃因傳以求經目經以於心浸浸
乎若有窺測矣而未見曉已乃反之於心畧其
斯有言與無言涵泳之優游之日用起諸大儒不念

語若可出諸口而諸大聖人著

賁五陳五山人詩序自少能文章餘姚王陽明先生

者諳官龍場時先生師事之今居彝集中示陳宗魯

觸趣而發少強作其冲澹如栗里蕭散如蘇州沉

以終其身大都相似先生年六十時自為誌後

錄今統名陳耀州詩集先

賢奕奕者今普安郡大夫台山所為詩也大夫初

有佳政不諭論其值之變者丞轍輔首地衝而費

者日益水火則繹繹而亡仕者即不官不樂刺其

地雖覲謁者若其途誰振而理之大夫至不踰月

負而歸聞開甫如更生顧秉姓不便者合沙其勞
矣果中於中貴人飛語上聞收大夫焉乃涿父老
扶杖攜兒扣關三上疏白其事昔杜子美覽元道
州詩誌之云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若得結輩十
數落落難自參錯天下萬物吐氣治安可待矣嗟乎
良吏之難自美時然矣今海內兵戎擾顛賴
日劇不獨官更涿州然願大夫者可多得邪乃道州
春陵行示官更涿州及所著元子等多篇得照耀簡冊
長與金石不磨則豈謂大天
合彙不萬十祀爰而俾也

夫風維風編序而激者為者矣者笑者唱于唱喁調
調之何弗齊也施於有政則衛之淵鄭之俗矣公
之決決秦之夏聆列國之風而列國之俗矣公

子辨若觀火馬蓋鼓萬物者莫疾乎風自昔記之
矣夫風之靡也猶水之下也障水以破維風以言
故曰君子之德風又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甚矣
風之不可以不維也今天下風何如哉嗟嗟難言矣

偽之甚矣余先讀中丞葉公憲約衍不知公意在敦實刻
之甚矣余先讀中丞葉公憲約衍不知公意在敦實刻

則其與憲公得公觀祭楚常時所刻維風編者讀之
成風即吳公子不悚然改聽哉孔子刪詩以庶效而
為風之首至泰離降國風而風始變而後春秋作
春風同所以維風也是編以維風名公殆有深長
思哉然夫登高而呼聲不加長而聞者遠何則其所
據者然也余時在下風故守思南四年而無能改
於思唐之舊今持公之維風編者呼數人其或
有政應者哉因請梓之郡中而僭綴語於後
黎平為郡百六十年所矣郡黔而衛楚掌故無述
馬先是要服也非所為文獻不足者耶既予深考
之則留廣文讓有地里考張守愷有志彞雜咏馮考
司理秩有黎平五開記然地里考獨載正統以
前馮司理書草野其事不雅馴志彞韻語為風刺以
皆缺有表竊有取焉於是有始作黎乘乘紀也歷官
有表也表竊有取焉於是有始作黎乘乘紀也歷官
也義先比事詞之工鄙弗計焉舜格有苗殷克鬼
方往古之跡希濶窳茫爰及唐宋拓宇開疆熙朝

混一作赫於職方作與地志第一凡五篇爰城邊固

乃作一解宇樹屏命官稍視中土作建置志第二既

實之守復授之師師牧之文儒誨之喁喁首長

羈之縻之招攜懷遠循吏有之作官師志第三裔

徵遐荒非兵不彊寘戍列屯簡旅彭彭作兵戎志

第四版賦上下視刑匪絀取之羈縻伍什而一作

徵輸志以明惠第五維茲鬼方第六洵美士行亦

經協於國紀作秩祀志以昭典第六洵美士行亦

有女德信芳富賢諺悠往蹟作文獻志以彰軌第

七蠻彝蠢矣武衛匪革銷鋒鑄代有石畫作邊

十圍志以闡代第八述厥故事附以備覽觀以俟作者

黔志丁酉志序劉公侍御宿公增修明江東之

而未有執簡從事者亦已疏矣余方有慨于其中

欲骨謀於直指應公而會鄉先生給諫陳君以請

一即令有司攤篲先驅而日趣駕馬事竣始為不

靡之辭以志歲月今天下與列省比肩承宣德化

靡之辭以志歲月今天下與列省比肩承宣德化

靡之辭以志歲月今天下與列省比肩承宣德化

靡之辭以志歲月今天下與列省比肩承宣德化

靡之辭以志歲月今天下與列省比肩承宣德化

聖天子特於黔加額開科所謂以冠裳易解介以
俎豆飭教降意石斯乎則凡天文辨析於分野地
理究極於輿圖士習一民風兼採于彝夏田賦兵車
與時盈縮固維新之一機也考黔故志自諸葛武
侯以全王文成公上下千有餘年其間英聲礮石
播道三危概可觀矣嘉隆以來代不乏人或鐵礮
之哀耀奇於禦侮或培華之藻展采於天庭亦有
却金茹蕪淡於美蘭西之清遠客碩儒講明洙泗之
學是皆質之於前而有歲時之迹錄而後而可法昭
在人聞見方真非來歲時之迹錄而後而可法昭
特湮人隨世往矣刑寥邈若存若亡藉合豪傑猶
興尚反之謂何今茲高世名賢操觚登壇又得督
學沈君相與印正而潤色之凡例有條爰分
爰合各有攸當文不傷質麗而得體黔之衣冠禮分
傳樂影而

辛丑平播銘并序
平播銘并序
以便事弭節黔中則聞黔父老談
師滅播其功甚鉅其為德於黔甚厚以為中丞郭
公與直插穴公再造我黔非尸祝祀無以稱黔

人報塞之意而余楚人止乃其佩德有不下於黔
 之人者無以為報則請讓黔師平播銘與黔父老
 之共圖承久比於江漢歌棠岷山勒石可乎播賊
 之始發難也禍中於黔凡數四初犯飛練次犯東
 卒又犯龍泉黔之將帥為魚肉者二十人建兒戰
 又犯幾盡元元之血塗草野骨掩蓬蒿者不下
 萬餘中丞郭公不受惟五千之遣自江以東星馳而西
 至則最所部兵不滿五千金稱是乃焦勞愁思
 語宋公曰無米求炊巧婦不能食奈之何宋公曰
 為今之計但有上告天子請兵食於此一方民爾
 用是披肝瀝血為疏當予蓋情切於諸葛注慘於
 包胥斬堂之壘上為感動請兵予餉又慘不
 足而請益兵益鈞又復與蓋兵餉俱集公與宋公
 進在事諸大夫晝夜籌畫慎擇將領宿重兵省會
 其餘險要多寡分布根本既實分遣所部凡八萬
 人屬總戎李公統率以往援將而誓曰毋怯毋躁
 毋中餌毋蹈一戰而抵旋水再戰而拔高固三軍用
 奮踴躍前驅一戰而抵旋水再戰而拔高固三軍用
 受性士氣彌勵及三戰四戰以至於八戰連破險巖
 直抵賊庭焚蜀之師十道併入賊遂窮難經以

社死 妻為子 畫符蓋 出師僅 六閱月 而揚氏 八百年 旦宗
裂為郡邑 此中原 版圖之 域天子 籍功以 行既成 也
憂既已銘 功鍾鼎 紀績太 常矣方 其功之 既成也
人但知二 公之二 為功於 黔者與 楚蜀鼎 而不成 功之難 也
功黔於黔 者其難 於楚蜀 不啻倍 蓰但知 二公之
無以異於 履屐而 不飛馳 練中夫 其知者 不待言 矣其所以 無
知者何也 蓋自飛 練之後 黔中銳 卒盡創 於播無
緡而世與 為媾則 振起之 難又播 其難國 夙苦漢 夫
廟堂所青 備者三 方之師 併力武 昌楚號 去堵國
蜀號沃野 物力之 饒足於 軍興又 武昌楚 號去堵 國
計里給裝 蜀有容 足不虞 不備然 則彈丸 之地居
恒仰給裝 蜀有容 足不虞 不備然 則彈丸 之地居
朝遣一將 越宿抵 城下腹 插東然 是剗床 之災也
夫黔與楚 蜀所肩 之任同 所挾之 具異其 妻得不 難
公與宋公 不以其 難者自 誇矣心 履不感 泣一腔 效
血以激三 軍之師 自將全 軍任靡 不感泣 一腔效

死命與二公復相與議曰將士用命而又有為賊之用者與國不為賊用為我用不臣形為我用實心為我用而後我之神氣日張賊之膽氣日奪區區彈丸貴者不敵一天相如蓋黔乃能自完而於為內完者摧播無完播矣願黔雖彈丸乎而於為內援於楚為西救黔既完矣賊欲引兵而北則虞黔之揭其穴出而無與歸也而不救北欲引兵於東則虞黔之尾其後徑而不可繼也而不救東賊不敢北乃有完楚夫能完楚夫能完黔又敢北乃有完黔賊不敢東乃有完楚夫能完黔又公無術以振積衰之功豈獨黔人擅哉假令公與宋樹敵國內殺兵勢且無完黔無完黔而合我乃外北突而東又安得有完黔完楚如今日乎此何但黔父老聽然懼報塞之難及苟與楚何人不當報塞又何人報塞萬一也者即科處楚馬徽所為付安登鬻與今日推平騎勢中嚴狀漢官威儀非仗二公之功其能然哉則夫謨銘鐫石莫安能已惟是役也中丞郭公直指水公賈尸之總率三軍實

張少谷存意以及藩臬倘裨守令以下不可勝紀
受之羣材集大厦植夫惟公與宋公慎簡而審使
之併力濟事克襄大亂暨茲偉伐其詳吳中丞叙
功疏中杆持志其大者因拜手稽首而為之銘叙
曰播賊欺君亂天紀敢奮螳臂稱禍始綦江流血
成海賊賁陽三鎮被屠戮十家流離九家哭全黔
危若此賊上肉郭公一腔忠義激三日與直指共
誓滅此賊甘飲血一腔忠義激三日與直指共商決
風雲各務斷胆除妖氛烏江青蛇號天險百二重
關次第斬賊勢窮蹙如被魔闖門縱火難經死累
兼就縛妻與子捷書飛報龍顏喜荒微一且歸入
方介麟畫心為衣裳乾坤重日童光麒麟合職
功足數吁嗟乎伏波銅柱女足數銅柱
元丁酉志序
元標荷及黔筑埃罪六禩癸未春
恩備官校恒諸抱疆場憂者過問黔筑事曰諾不
司故世受國恩何多梗化者乎曰天威照臨誰不
欲守世業傳之雲仍間有不靖游民鼓掌弄之非
其心也計最雄長者土與錢穀甲兵人民不及中

四州一下敵且其計也但地厥人各有心欲自相責又
者賦稅時加韓輒罷州邑長及諸小吏官情蕭
索諸小吏敢若士與民上與下交病也又尺籍消
耗屯田荒蕪所稱站軍者德於迎送軍衛益病以
雄落較之猶巨室諸子各享富饒一子獨食貧且
貧者與富者看容祭祀燕享之需相埒捉衿露肘
苦可知已聞先正建議以湖北川東盡入版輿楚
蜀不見少在黔不得施難言矣聞者唯唯不偉而大
才相制之說錮不得施難言矣聞者唯唯不偉而大
中丞念所江公奉命鎮撫是邦舊游告公受事斧
斷斤削洞若游刃予聞之喜已又聞公捐俸救
荒田若干又教請予門人給諫陳君見義鄉紳
憲副許君吉菴大葺通志夫此兩者朱紫陽氏所
至奉為令甲公毅然行於責責之人何幸有公也
未幾公遣使以書委予序予得而披之為圖十有
二附目十有八曰星野曰沿革曰秩官曰勝曰民政曰
軍政曰學政曰城郭曰公署曰秩官曰名宦曰經
畧曰壘文豐約同異必詳必確草創潤色裁正銓
次成得其人卓乎貴之憲章矣中丞公心蓋曰百銓

金之夫辛勤立門戶必有家乘以遺後人予奈何
視官不如家故竭愛為責筑世世計讀茲者感甲
兵強弱則思振熟土苗馴梗則思馭會錢穀多寡
則思裕稽盜賊出沒則思靖察士習民風淳漓則
思正此治貴大較也公懋懋是志之心也雖然醫
書載陰陽虛實之宜在人悟不耳執一方御衆病
病之數多方不勝病醫必敗予飲食茲土者久之
上常與下有齟齬不越而端鄙彝者苟簡塞責喜
事者輕舉聽發責事益不可支有能熟俗所宜衡
物之情文武迭用德威惟時如名醫針灸參著旋
我朝而立有效者然亦代不數人載在名宦可觀矣
在意存亡不盡藉方冊也狂予慙站軍末議陳情
在於人存亡不盡藉方冊也狂予慙站軍末議陳情
於上得蒙俞旨大司馬下貴當事以力誦辭故不
得其人即君父之命竟至沉閭矧茲載籍竟公之
至莫四境若覆土者其在得人哉其在得人哉予
敢以後先膚見熟數篇端俾同志君子有所覽鏡
焉元標一別茲土莊每幾廿年憶承名儒如少宗
伯淮海孫公叅知同野亭公及諸士陳君等以聖

賢之學相切劇朝夕蓋期報君父萬一逆成則亡
一矢一鏃之勞仕則暗小心翼翼之恭負聖皇解

網之恩孤并洲父老之望五溪雲
山用想為勞撫茲志悠悠我思矣

余為龍山志序有傳鶴樓先生集至文明郡元標
從旁窺

之至龍山道院記恍遊員嶠方壺恨不三暮往足
未問曲析心津津在平州六洞中矣丁丑歲予以

罪謫是邦長女憶往時事持杯酒勞予曰此非小
子昔時所欣羨而不得往其地者乎往則遺蹟固

在也龍山萬疊將奉子湯沐矣所奪于者隘所與
子者廣子其自寬荷及至是創甚卧床褥者莽年

已卯秋始獲偕瀘州守兵明祥父及諸生周孟暉
吳汝見等登眺其地遠盼交廣瀟湘近挹香爐金

鳳諸名勝恨記中未盡其狀乃與諸人暢懷各論
心數日始歸嗣是一觴一咏非龍不共予恐流風

零落乃并先令題咏集為龍山誌固系之言曰情
之好樂各因其人子厚在永州所稱鉅錫潭愚丘

謂其峭直奧深于厚為人大都類此龍山壁立萬
仞如名嶺御碩輔垂紳正笏觀者凜然先生忠信存

友光明朗愷茲山見賞於先生固宜小子之稜稜
之節固卜稅駕寧不見辱於茲山者幾希雖然山
勢巍然而不可犯由體靜定而有常小子不墮初志
夫巍然而靜定者在我也語云高山仰止景行行
止雖不能至
心嚮往矣

夫章疏補遺序
夫獻納於君者勿欺其本也
夫有勿欺明鄒元標
夫亦未道有能格君者
夫則疑賣己之直隱則
夫白而道不明上可格君
夫則疑賣己之直隱則
夫則疑賣己之直隱則

如伊訓說命次則天人三策
如伊訓說命次則天人三策
如伊訓說命次則天人三策
如伊訓說命次則天人三策
如伊訓說命次則天人三策

馬他不可知已予暇日觀古
馬他不可知已予暇日觀古
馬他不可知已予暇日觀古
馬他不可知已予暇日觀古
馬他不可知已予暇日觀古

書命周生汝順錄而應氏選也
書命周生汝順錄而應氏選也
書命周生汝順錄而應氏選也
書命周生汝順錄而應氏選也
書命周生汝順錄而應氏選也

之才豈不優於從政夫子哂之
之才豈不優於從政夫子哂之
之才豈不優於從政夫子哂之
之才豈不優於從政夫子哂之
之才豈不優於從政夫子哂之

也嗚呼宸迓荒徽仕非吾分
也嗚呼宸迓荒徽仕非吾分
也嗚呼宸迓荒徽仕非吾分
也嗚呼宸迓荒徽仕非吾分
也嗚呼宸迓荒徽仕非吾分

究夫已矣夫禮讓之說刻方為
究夫已矣夫禮讓之說刻方為
究夫已矣夫禮讓之說刻方為
究夫已矣夫禮讓之說刻方為
究夫已矣夫禮讓之說刻方為

君之體勿
欺也乎哉

大中黔記序
郭公樵黔之
癸卯歲出所
著黔尚象

公子欲居九
彝魯論紀其
問答之語正
德中王文成

物之護持之
者嗟孔所云
九彝豈必即
羅施之區文

成之記母亦
為鄙彝余黔
者廣乎以今
觀青螺先

生黔記益可
念也嘗觀名
山大川載在
圖經守一

寥廓昭曠之
士恨不嘗旦
暮遇乃遐取
解壤豈無一

丘一容為造
化所舍奇者
即輜軒過之
不肯經覽

人情貴耳賤
目貴近賤遠
大抵然也夫
黔雖僻壤

自我明建藩
以來二百年
二祖之所創
造累朝

涵泳於詩書
亦既彬彬質
有文第遊譚
之恬熙士尚

欲往此寧獨
以邊徼故抑
或以文獻少
興起為

難故雖千載
猶未離於或
人之見耳乃
今有中

丞公黔記其
中文所載則
可考鏡也余
忠考人何敢
侈譚

具備何所講明勛華增於天地之巨卿之道所經畧遠客碩

抑何其偉也由斯愈漸漬則今日之黔執與曩昔乎

愈薰蒸則愈彪炳惟是精華彪炳者得發於蓋兼而有之

有山富水曠之龍士亦龍必於黔乎神往矣非公茲世

其時與張之在昔賦三都兩京者一出而貴洛陽

皆成於十年之視公投戈來輸刻重固天淵矣一記成

當與黔並永特海內幡然改觀固知孔子何陋

不端為陋附之言末簡惟無能發公表章之意柳

岳以存一汗端禱邪土

今天下開府置官屬之地十有三而黔最實黔非

持後也籍黔之人不足以當中土一大郡又漢龔
錯居而彝倍從焉以此宇內往往少黔其官於黔
者或不欲至則意旦夕代去固無怪其然乃士
生其間或亦謬自陋通籍後往往籍其先世故里
視黔若將浼焉余居常每嘆之謂黔不足與乎是
越不章甫而蜀不雅化也謂黔不足與乎是陳良
不產於楚而由余之重生地於我也有是哉第地之重
人也以山川而人重地也文獻黔自國朝始
為冠帶之國文獻闕焉地奈何得重余聞汝鄉先
輩非無崛起於時者旋就湮沒載稽故府牒及列
郡乘俱散漫磨滅不可讀有無乘者又無以表章
之聽其湮沒也皆黔士大夫之過也余不佞嘗讀
郡志而有志焉自以學聞典墳搜羅未廣懼為山
川羞乃今有志郭中丞青螺公黔記中丞讀書盡天
下其記黔也直取兵於武庫宜無餘力而游翰所
平播以來拮据我馬兵食間宜無餘力而游翰所
染輒至充棟余曾不聞杜元凱平吳裴中立平淮
有所論著也且中丞望重中書久矣獨不意旦夕
代去耶余觀大事記黔之故實釐然指掌雖黔人
不諗也至讀賢宦傳見鄉先輩一二典刑爛然如人

然昨而身或不知又如宣慰傳中所載昂兄弟詩蔚
則詩輒併湮沒由此可以譚未嘗表章之不可謂無
在在祇文邪而其肆筆為文則黔獨著中丞豈亦有
覆樂至其地以紹中丞之業者右黔士既發醜難之
有記今自重天下不藉余為位晏第余榮桑梓文獻
是序之若文之工不計也

京朝貴州乙卯鄉試錄後序
京朝官出典試事其地之遠近事之繁簡額之廣

之秋順地有司以官所出之謂格為差不可謂非例也
不可謂非例也近主者憂邊事日非請稍變其格

事且報聞黔邊地也屬有警宜從其例而臣以為格

三日試事括帖從容未若官黔地者十里蕭然如
民騷有彈壓綜理之任黔文事又簡雖寡昧如

臣部主皆事可往且官秩次當處諸臣依臣惺是以副
首為言矣臣惺復何言哉臣惟國家取士舉之於
鄉者始得名為廉考廉之名欲於漢漢取士舉之於
科有茂才異等有明經有孝廉三者不知所重何
居顧茂才者則武帝詔中折稱非弛不羈非常之
人也而今若抑之以於庠而歲貢諸宗伯者其於明經
則以稱諸生之廉於庠而歲貢諸宗伯者其於明經
明經亦安然自處於於考廉之而下而不爭需次而不
敢論乃知國家所以鼓舞顛倒之用甚妙而意甚
微者全在於用漢取士之法高下其名稱而本末
輕重較然矣士之得稱斯名者奈何不反而思其
義也記曰資於事父以事君孟子曰不失其身而
能事其親事親之道曰孝而夫身之罪莫大於不
廉士非考安能忠非廉安能孝上不以官寸祿而
士自為計士亦安能盡廉士自今以往一官寸祿
上皆使致于親上未得士一官寸祿之報而所
施於士者方未已與考訓廉凡所以全士體而養
其氣者一先其未發求之於無言代為之計而
預為之所一甚於士之自為全自為養者而士反

不自全不以訓廉而廉或變於君而考或衰於得君之
士者取士者負國家也夫六經庸言考與庸庸始
士有跡弛不羈非常之才而能守其經術以庸始
終之斯豪傑而聖賢者得一一人馬足七人而臣等
上嘉與廣勵不忘遠方新類至三十七人而臣等
通進其感乎求之文其視有司之彈壓綜理於兵民
取必于三日之文其視有司之彈壓綜理於兵民
間而必欲得其要領者難易又當何如
諸士其懋勉之無使臣失言而可矣
同安蔡司馬蔡公撫行如古人較然不自欺其忠
孝所接不足者懼天下信之春事公以久見公懼于
世所接不足者懼天下信之春事公以久見公懼于
學問之本末浩淵筆之往孔上而曰吾下贊
俯而亮仰不遺力以達於深蹟無遺際而曰吾下贊
不能思嗜書不暇讀於學問無所窺嗟乎春每見
有志者為之效其一二處微尚即志揚氣得公何
懼若此吾是以見其權也當萬曆乙卯而辰間公
在辰陽辰與跨兵食相及有欲用民力於苗者公

執不可因自解歸去而思公甚公亦念天下由晉
數年來海內多事天下思公甚公亦念天下由晉
岳起鄒中丞氏以公為少司馬往撫之春開而度其
未還天子乃以公為少司馬往撫之春開而度其
故非用其才也用力其氣也其氣入肝脾矣氣藏
強項不肯輕用民力時其氣已入肝脾矣氣藏
於智而不可見之動所為氣有卑卑之君權以養氣以
養智而不可見之動所為氣有卑卑之君權以養氣以
人而已盡矣豈使卑卑有氣乎氣之所為不可使人已洩
矣而已盡矣豈使卑卑有氣乎氣之所為不可使人已洩
也該以臨之以懼以守之其誠彌積其懼彌深懼日
以深而氣日以達一旦不得己而用於世也則非
我欲其然也氣自然也氣猶泉也泉之初萌如蚊
蟻之微動視之氣不得何况於聽稍流為池為澗形
見聲增至于水石交鳴喧騰不聞人語浣濯者往
焉灌漑者往焉而泉則猶守其初萌之性曷往觀
乎蚊蟻之微動而動矣公讀書深用人細見事遠以鬼
神自則而以靈望人初下命春道見於郎中鬼
公虛心省躬過問人所以往者人莫能應公自
答曰教人而不敢於人學問之大詔也氣浮與滿

示提與肯祭失與何莫應也春開之躍然吾所見
公懼者益信矣潛者君子所以盡夫而國運人心坦然
子所以盡人接物之向故成也成之為言天與人
默聽於忠孝接物之大誥曰允嘉鰥寡如我予造天
俱不夫問之辭也夫誥曰允嘉鰥寡如我予造天
彼遺大後艱於朕身不印自恤君猶寡哀此况代君
者乎有鰥寡之哀以通人有天恤自檢生於造以通天是
有暇自恤者不懼生於自恤自檢生於造以通天是
乎紛然問天問人而苦無以通之衆竭自中氣不
足也春素以是聞於公敢述以為送尊其所聞竊不
自附於高

明云爾

夫端俗為方必求對症前能已病雖單方無異黃
岐不則即日讀內經素問諸書欲病之瘳也胡可
得哉繇斯以諱救世破俗固要有要歟往萬曆初萊

山何公前奉馬公凡民間吉凶諸謹務崇儉約告
誠諄諄不少真用是風移俗易庶幾復古雖其後
俗尚漸靡然古人渾樸之意猶存什一於千百浸
淫至今盪蕩逾甚大而婚媾喪祭小而酬酢燕會

羣然以侈相尚譬諸江河愈趨愈下
在可勝流涕太息哉頃者方伯未公
流穆然動一編民受而卒業誠對禮
端俗約言一編民受而卒業誠對禮
造於易化也蓋俗之弊有二賢者患
肖患在易化也蓋俗之弊有二賢者患
是夫然公匪徒以言教也公教歷有
石操苦于茹藥居處服食無異寒生
矣復憊憊不欲獨為君子耶於人錄
之意殆不欲獨為君子耶於人錄
奢去泰言也所禪補世道人心豈不
則其約言也所禪補世道人心豈不
嚮端在結紳風俗不古士備大夫之
志先恪守之寧作法毋作備大夫之
鼎沸之波俾古道須見於今庶
無負公憊憊端俗之雅意矣

書成先志序
經畧西事商曰修文學臣責也爰
士又念保殘守缺志不備其美以
楊同文訓之試諸

而風示俊民不揣綬汲長夜而緝始上朔朝史下迄
野乘遠獵先世典籍彙數易而輯始定顏曰尊聖
志或曰漢高以尊聖何祀人知其尊而不知昭代之
矣名篇亦曰尊聖何祀人知其尊而不知昭代之
下所以趨而不可不使天下之說靡矣將以之可遠於道正天
於天益詳不可得寡未曉然於作觀之意而遠矣下
論曰益詳不可得寡未曉然於作觀之意而遠矣下
卒將不得治蓋治者非以己治也其磨鈍世之法
必行以禮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心惘惘焉而
安治已矣惟我昭代之晚驕動之不待詔馬則
至治已矣惟我昭代之晚驕動之不待詔馬則
日也夫野以上月也諸儒星也先世猶有薄蝕翳
霍飛流伏逆之家我太祖開天正統專尊儒術制
科之設黜百家而稟經書清日光湛然之道繩承幾
三百年蓋晚規消而好莖清日光湛然之道繩承幾
之豐沛亦罕及焉而凡有血氣曾無異學故於人
臣之誼為尊王廷方之思為法聖時之名臣碩輔
誰非以夫子之經學起家者今則何可言也高者
有浸淫二氏之失卑則淪芻且一世之思夫苟且

一此其禍將毀廷裂裳而不可救則有起而矯失位
矣此其靈於洙泗之域不見或標一是或揭一宗初之
豈獨以其跡也心有所見或標一是或揭一宗初之
起於一見分而戰門之心而其後則有迷津失
實之謂二見分而戰門之心而其後則有迷津失
渺於竺乾驚王屑鐸於柱不敢去以鳥超乘邈世而
快棲真有寧倍魯鐸於柱不敢去以鳥超乘邈世而
人跖飾之恐不深而嗟嗟人不察其飾也謀之欲其盡而
種已絕矣儒之似世詭秘之臣圖聖人之道亂其能彰矣
矧夫剝先儒之似世詭秘之臣圖聖人之道亂其能彰矣
明較著于天下也哉此其禍將見鬼道而操兩不
熄是為尤劇而尤不可救夫誦法一鬼道而操兩不
可救之禍于其間有矣治乎余有以正告之曰孔
子之道不可易也其有勞事接之宜亦有極神盡
智之蘊有端軌善俗人之顧文奸飾說禱宇蒐瑣於
子秉德謹度於上而人之顧文奸飾說禱宇蒐瑣於
下是為亂法孔子又帥眾反而歸王路曰豎壇道惟程可
讀不可亂法孔子又帥眾反而歸王路曰豎壇道惟程可

不法孔子又指述而醒之曰火其書廬其居則有
許世子知之律事君而不佩孔子之道則有趙盾之
誅是故知之者立聖法而由之者可以鮮罪則人
人亦可以自擇之也竊夫通者追勘嚴而
蓋益難盡飭志索甚而竊盜未必遽平封駁雜
而責成終日之虞則何如紀綱易墜持天子事者且
有不可終日之虞則何如紀綱易墜持天子事者且
勤論定也優錄世及也禮必謹而樂必明也考正
也皆其尊之目也聖製實訓誥令疏贊論議考
取足備經制者即全帙不遺或節取存闕詳於本
朝而畧於前代於以見本朝之專尊有以道治天
之志而非前世所云尊也至是天子之志定而天
下之志皆定一尊此光揚孔子之學而天下之學盡
知所統而定一尊此光揚孔子之學而天下之學盡
名篇其上乘乾法祖太子出閣講讀父子作述禹
指曰其上乘乾法祖太子出閣講讀父子作述禹
啓一堂而又以小學課士以六答崇文之威治胡之
作固道一風同之助也於以仰答崇文之威治胡之

不可書凡六卷各目

貴州通志序

國朝曹中吉

今

上

御極之十年子奉簡命來撫黔陽間以暇日閱

之由歎撫馴之不易獨明季載籍詢諸遺老而其

事亦少缺矣伏念我國家底定西陲載躡星紀

其豐功偉烈深仁厚澤不可以不書方欲撰述成

宸上

渙示來茲爰率黔有司與夫碩士之有文者相與

掇陞補殘抑浮削冗既戒既備遂拜稽首而卒

業焉蓋聞威世不勤遠虞廷于羽僅緝來格禹貢

荒服亦止羈縻所秦皇漢武雄才大畧之主其

時五尺通道封守未設唐蒙司馬相如兩至夜郎

亦卉裳貢而西彝二郡旋置罪豈治網疎濶抑

幅員漸廣歷唐宋迄元始易土而流明置專藩哀

為郡邑猶寢尋至于中策而典制始備蓋柔遠維

艱振古亦如斯聲靈昭代幸興天付所獲百蠻君長咸

西負固上干天討隴氏亦弗戢于郎岱最後擺未

也難云傳檄而定矣此又近事可觀記者也夫創之

天子嘉與維新中外一視軫黔民之困以阡陌責令

長俾勤於農桑念邊土貧瘠而特罷鼓鑄知荒落

日進殘黎而風曉以更張區畫者備至予抵黔既久

聖計亦次第指陳之意童叟歡說式歌且舞有事關邊

上於不以其言為愚輒得報可庶幾蠶叢鳥道之鄉登

疆宇四錯倚滇呢楚負蜀襟粵以致伏莽深山歲

惟是指掌而稽繪圖入告不無訛闕詎敢傳疑故

雜記多列往事而法制尤詳於今取其足以備鑒

宵肝之餘一展卷而遐方萬里洞於可觀火則治書所關

為見序以

通志貴州通志序 一省郡邑之事所以超超先首而

詔來茲也凡山川之險易戶口之盈虧田賦之輕

呈由皆於是乎輯焉為可聽其缺失而不亟講乎哉

允部議令天下纂修通志欽哉偉哉識今日大一

綸撫憲檄趣郡邑各修厥乘而未獲卒業茲則凜承

天子之景命超先奉檄開局成其間彥採輯舊聞旁

實勤夫撫憲曹公之心目考訂靡遺共計三十三

列州有九如貴陽為省會之區而平越一帶僅往

來咽喉之路安順半壁則肘腋於南滇都勻一鎮

則襟帶於西粵思南石阡則接軫於蜀封黎平鎮

遠銅仁思州則插環於楚境再如新疆四府曰平

遠曰銅仁思州則插環於楚境再如新疆四府曰平

朝 陋熙三年大創有安逆之名而無郡之實也設

附而居寨者壑十戶其卉菜垂鬣之風未易變也

他如生苗野苗種類繁多盤踞深山密箐之中兇

頑成習不知漢語其豐殺劫殺之風未易化也幸

廟 堂賴之上額設全黔將士有星羅差布之勢兼且以

聖

天子仁明寬大洞見萬里之外有因協幫夫馬者

宜禁私派有固山路險峻者宜增驛站有因田土

之混淆者宜丈量有因雜稅之累民者宜裁革有

固倉驛之冗贅者宜裁改有固衛所與府州縣同

悉從者宜督撫大臣之請次第起存未分者宜更正

生色成頌職每以不克承流宣化為懼兢兢業業于

問錢穀則正雜起存銀不過七萬餘兩米不過八

萬餘石問則土田則舊熟新墾不過一萬餘畝

戶口則隨田派丁實在一萬三千八百有奇而苗

黃蠟運之擾馬此外山川城郭風俗人文以及一

朝大一統之盛事固以輕徭薄賦為首務又從而休

帝力養生聚之又從而詩書禮樂之寧獨黔民歌

九天顏倘詢地方之利弊兵民之疾苦則小臣在黔言

黔當舉所見所聞而直

國有貴州通志序考古鏡今政治之國所從出也平哉

<p>則大和之治不越禹貢周官而李吉甫元和郡國志</p>	<p>大臣之所欲識其風土子故實而了不可得間取方</p>	<p>與諸書一檢閱之復寥落無幾及抵黔訪求故府</p>	<p>意欲賈油素徵香獻草就一書而鞅掌未遑辛亥</p>	<p>命未幾而纂修通志之登文德等開局延儒旁蒐博採</p>	<p>以及剞劂譽較固或不虛始於仲夏訖於孟冬肆</p>	<p>觀厥成文德受而讀之綱舉目張條分縷析拾遺不</p>	<p>惟沒之墜道為喬皇之令典匪曰無因實同創獲不</p>	<p>廟堂之上披覽而萬里盡在目中原夫寓內掌故</p>	<p>之由來較文章之得失即治獄之吏亦得察貞淫</p>	<p>測淺深而輕重出入之際庶可仰體亦好生而下</p>	<p>存矜恤以告無罪則黔雖邦宮乎安在珠盤玉匣</p>	<p>之下不與於齊魯之盟也文德於是識啓閉之候</p>
-----------------------------	-----------------------------	----------------------------	----------------------------	------------------------------	----------------------------	-----------------------------	-----------------------------	----------------------------	----------------------------	----------------------------	----------------------------	----------------------------

焉猶是華陽黑水之區昔也難結侏儒今也典章
文物舉負固不毛武鄉侯所不敢置吏留兵者皆

聖郡縣而版圖之詎非四訖無遠弗屆故發蒙耀智
天子威靈遐暢聲教而五兵不試五刑不用

直禮樂舞干羽垂拱治之而無難矣是編也於以
議禮樂舞干羽垂拱治之而無難矣是編也於以

皇猷潤飾樸陋備一統車書之威俾萬古雲漢之章
或不為無補與文德奔鄙無文獲從諸君子後借

手以對揚嘉命抑竊為序厚

嘉命抑竊為序厚

志流貴州通志序九丘先於六籍地象傲於河圖雖迂
志流別於史九丘先於六籍地象傲於河圖雖迂

怪無指實志之初意也黔中丞曹公於此修人則和
之暇緒黔志而少之謂其錄存書亡不失之陋則和

失之畧乃微議於某官某號某公某公多識前代
之載卷諸士著之詳立創新例大增舊文閱康照

癸丑冬全志始成維時同來諸人屬余作文以刊
不朽咸造而請曰世有郡乘職方一統廣與諸記

誌復可以旋轉變信否乎余曰未也存乎其人而已蓋言之

嘗考幽州為東北醫無閼地在國共為貢揚州九

運厥為元下地靈有財賦其不繁甲於天下明故謂天

樂十黔論古疏雅施鬼國原為同鞞地不開設郡縣明領

十府七州一十四縣其實幅員蓋陋不敵江南一

清革命九彝八蠻盡入版圖關諸君子勞餘里廣府化為

其躬率為之起衰廢選勝搜奇俗民風山川如此其

沃野而醇龐也賢宦仙釋如利其繼美而表著也

宣非天運之貞而元起元地靈之利而企復歟所願也

天子斯土者大法小廉上行氣效此益加教養日事

一振新則彈丸黔軸安在不可信以此也記之可俾會傳

以此為也豈直在山川人敢僭以土俗民風賢宦仙
釋同為臚列而已哉敢僭以此意而為之序

命 康熙元年夏四月余奉 國朝顧 岱

之理 錫從武陵挑源之清龍門得瞻東山之形勝百丈

照耀青編為後世軌範而下車後訪之士大夫所記

載父老所傳聞或沒焉而不詳蓋因

猶得黔燒劫之餘春燕巢林草中約畧指黔當問年事

不曰勝也忠某之感焉廳治西舊有劉氏三烈祠毀於

三子年土寇之變瀘州刺史劉長君係其嗣孫持

謂大棄捐中道而如夫人攜弱女孤兒與公宦游蒼

何婉其壯哉始信天不衛世見之必處烈於大地憂下

大惠至險至危乃見其寒不改葉霜不改柯之後節操而後與之榮名以永珉石垂無窮使天不測也知考烈所以傳天之所以成之者甚變幻而不測也余讀其行狀觀其終始竊怪清淑間氣聚于一門而小江公亦奇男子也當其倉卒遇難事已無可奈何其不得死者幸耳逮既入彀策以九歲藐孤異類逼處當自分柳鬱以終即日書木簡投江亦不過見月思家望風懷想而已矣後幸遇張侍御公得歸故鄉卒得此木簡之力斯已奇矣然天仇不共飲恨終天即能致身青雲復料假手天威獻俘雪耻以大快仁人孝子之心哉孰知始終曲折以成令名節女含笑於九泉孝子揚成於異域如此之奇而正正而且能立功名而不死復宜猛獠矣而得歸歸矣而且能立功名而不死復宜於粵西俘賊四十餘人以祭三烈復矣又遍覽諸俘迎養老媪以報當年不殺之恩既而宦成歸覽里門請之當事上天子表其門曰貞烈小江公之心必如是而始無憾也謂非烈之精靈所默佑而之維持之者乎嗟乎世道凌彝古風難再彼醜顏無耻蔑裂鼻常者何可勝道哉較之劉氏一門當不

知汗遠幾重來矣當今國運維新之激揚丕振行
將紀頌幽烈鼓吹休明如銅郡三烈之祠其可以

廢乎哉爰為之
序以俟采風者

自古龍泉節婦德之奇尤者莫不以守節為難而予謂

非守節之難蓋守節而善全其節而得以享有令名之更難彼婦之能守

節者女宗之從一德貞之秉髮即若荀采之懷刃
高行之劉鼻非不表表人裏然跡其所為不過全

身而止若年方少艾不幸而稱未亡人即能矢志
金石礪操冰霜上盡舅姑之歡下或稚子之名歷

大亂而無辱當異荒而彌堅此雖奇偉男子亦不
少概見而弱昧釁婦竟役容任事以無憾豈非女

中一烈丈夫哉予未筮仕時雅好與賢士大夫游
每談及忠孝廉節之事輒嘖嘖稱羨不置至問汝

列女懿蹟必覽其人姓氏與其籍里之所在家
世之所流傳以想見其久嘗自期以為我所得行

其志一必訪求全節之女士聞揚泉之藉為砥礪末
俗之助歲已百有龍泉之役考其地則

古華施之地問其俗則昔者而與之俗自嘆以為此
邦之人安得意中之所期者而與之俗冬初捧檄至此
任既觀所與晉接之人士大喜以爲不陋文而不
華皆恂恂有古儒者風又私喜爲人材不擇地
未可以非自是邦而少之尚所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者非耶自是邦而少之尚所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周旋中非言詒有章居然而親知之佳士竊謂此邑
而有所人亦其天性使然而親知之佳士竊謂此邑
貞淑者有素也歐母姓冉氏其先世當有唐貞觀
間曾以武功顯於時嗣後大物遽改而冉氏孫子
獨綿綿不絕時叨茂襲以迄於今日歐母瑤鍾靈
於先世者乎獨是十有五時適橫以日庠生瑤東甫
二載而瑤東不祿舅姑能望璜尚呱呱懷抱間凡
在庸流之婦其不改操者幾何矧以豪門通帶者
接踵而至最易憂惑而冉獨誓死相舟歷四十年
所勇姑依以爲命椎子得以成立其間大軍之後
繼以凶年一時奇偉男子莫不攻尾流離而冉則
茹荼集蓼從容盡變寧惟善全其身且以善全其
節自非具有令德孰能當此而無憾乎今
上嘉意作人兼求天下列女而旌列之豈獨爲一代

旨發有道光寵蓋以詔表而勅也蒙撫軍終疏其事奉

有詢其若節非予年及履歷之實而和令德者必

賜坊名表者耶居無何歐陽子瑛手持母氏節畧并

命而優予為序夫歐重乎柳序以德重乎金聲無事

不辭固陋者亦樂道人善之意且因以勸夫

禮曰思州節孝婦歐母之風可以勸然而興矣

而迷焉然余觀春秋時凡君夫人以及卿大夫士

之遺事類有因母氏之賢以成其忠臣烈士高賢碩

士大根之源無自也余曩在都門補任思州遇四方

應童子云孤任即識其仲氏若韓而叔季兩弟先陳

而此肩王謝世甚蚤而歿之多年歟乃詢其家世則留
考郡公謝世甚蚤而歿之多年歟乃詢其家世則留
廣以方致諸人之失偶也孀者姑在堂夜孤在室仰事
誠也後廬舍漂搖田園荆棘患難周旋孺人奉其始
俯高厥惟艱哉而孺人毅然以身任之茂已衰亂
以俱酒食靈宜甘旨無遺養生送死邦人稱有禮
焉若乃鼎革之際我馬縱橫詩書煨燼難薦紳子
弟絃誦未遑而儒人學問有成凡孺人獨所能延師
友朝夕督課俾諸孤學問有成凡孺人獨所能延師
耳且叔父伯仲以文章尚名於四方士大夫
者變孺人復稍避居山中始學家還之隱蓬棧穴
晦跡矣有言及舊事者孺人曰盡守貞閨悻庸
以老矣何足稱乃重黨戚友以爲開德之懿美者無
行也於此遂以節孝公舉爲詩歌以揄揚之嗣自思
旌其門而里黨戚友更爲詩歌以揄揚之嗣自思
州大冢巨室以孺人之婦道母儀比于鍾之禮郝
之法固不訓是式而回方士大夫亦皆知郝氏

之有賢母且心與身積數十年不置也此固儒人之
茹荼嘗苦且心與身積數十年不置也此固儒人之
子於有德有造然非叔父伯仲以善承其母氏之志
飭躬砥行勤而學博聞交相勉以底於成烏能顯
親錫類之思矣而余彌聞也請具編於簡端益
深思南府志序甚多然未聞言夫國朝承事業者
古今言學問者甚多然未聞言夫國朝承事業者
不隨所司職事言以可學問惟元宰相任嘗言人仕
宦少然未職事言以可學問惟元宰相任嘗言人仕
則之儒者能事其旨所言乎思南郡志劉君學問人
余之明者能事其旨所言乎思南郡志劉君學問人
思南為黔中僻郡漢苗難處鄰於蜀東民風頗澆
夙稱難治自僻郡漢苗難處鄰於蜀東民風頗澆
本朝開闢入版圖者甫十餘年復罹寇亂其民既苦
於橫斂復苦於逃卒學校無弦誦之聲閭閻鮮盈
寧之樂積有年所恢復以來後鴻漸集鳴鹿載
今十稔撫摩作育之備至而後哀鴻漸集鳴鹿載
歌矣然事多山川文獻無微郡志闕如百有餘載
夫使一郡之山川文獻無微郡志闕如百有餘載

丁賦某人物宦賢日久漸湮茫無可考非守土者之過歟某因於公事之暇請郡士廣搜博採盡成卷帙願得數言并其簡端藉垂不朽余益以見劉君誠學問人也當其昔之在郡也則以廉靜重今之在外而守郡也則以循良稱更為盡心地方勤勤懇懇於著述之事非以學問而施之倫業者能若是乎余披閱是過既喜其詮次之有倫而樂其功之可久也於是一迷其言之序而為

余觀自古極治之世萬國和會禮樂修明下及地

志山經莫不班班可考志雖史之緒餘真與世運相汙隆也方今

天子神聖厚澤深仁浹中邦而淪異域隸版圖奉聲教者多高貢周官所未有乃

簡延臣纂修一統志麟炳炳書且次第告成夫一統志集省志而成者也省志集郡縣志而成者也

余撫黔甫下車閱黔志之殘闕輒為蒐葺延訪刻則成書方在推輪集水而思南劉守適持其所修

郡志以朱惠南政府於永樂時前此應未有志嘉
靖丙申郡人田方伯秋始創為之趙郡守恒重修
于萬歷甲午距乙未迄今逾百六十七年樵輪
輟來守者凡若而人不復開一載筆繼其後何與
思南古祥柯地號嗟嗟冀旦夕脫去為快客過遽
沮及受事戚戚嗟嗟冀旦夕脫去為快客過遽
其門戶向背家噴之生齒曰邊可輕乎哉衣之裔
與有善乎楊升庵之言曰邊可輕乎哉衣之裔曰
邊器之美曰邊器宜什百中土而厥薄之獨何心
邊地者靖共厥職宜什百中土而厥薄之獨何心
猶我國家幅頓安其官外國皆航海梯山之遠思南
餘年而釐然成也固宜雖然志豈獨繪山川之形
勝紀人物之姓名補獻休明而已哉若守之所謂
繩也鏡也坊也旨哉博洽長于詩古文勉哉守淮
人余同年生也淹雅博洽長于詩古文勉哉守淮
兼其教而彬彬焉余猶期守之由文章而功業而
道德不徒披二枚之朝華而啓夕秀也於其乎書
余以辛未十一月至黔視事閱一月而改歲則周

國

禮久此夫受法有司徒乃飲酒尚德時也黔中脫兵燹
末卿大夫受法有司徒乃飲酒尚德時也黔中脫兵燹
陽明書院至再至禮始多格既而姻熟有儀遂於
家律令院至再至禮始多格既而姻熟有儀遂於
侍新貴令行之賓僕介衆各執事擇人維謹及
是日嚴嚴翼翼跨人士以爲劇觀夫古今宜言
禮家又人則皆萬世所宜行者也折其節目之
所明言者則皆萬世所宜行者也折其節目之
有始一曰祭也一曰醢也一曰俎也一曰酒也一
近始一曰祭也一曰醢也一曰俎也一曰酒也一
臂也介之俎也所送也骨也俎也酒也主謂之
拜也介之俎也所送也骨也俎也酒也主謂之
拜也介之俎也所送也骨也俎也酒也主謂之
也送也所送也骨也俎也酒也主謂之
飲也而曰賓也主人酬賓也賓酬主人又自
又飲也而曰賓也主人酬賓也賓酬主人又自
相刑以於孔子觀於鄉之謂遠嗚呼以儀禮之
証諸記所載孔子觀於鄉之謂遠嗚呼以儀禮之
恩余易於讀禮之時兼讀孔子之言蓋欲尊
余易於讀禮之時兼讀孔子之言蓋欲尊

王章明聖道俾斯民知降興生商於先禮後者十以化

成俗而已矣其間升降興生商於先禮後者十以化

三僭竊之罪知無所辭庶幾人之易繼之以燭有

司之強而亦跛子倚而為知禮子誰謂禮明而始行

事晏朝而罷而孔子以為知禮子誰謂禮明而始行

重不迎人者我論其梗省將為之序儀

節於各郡縣也爰論其梗省將為之序儀

思南舊有志也萬曆乙未後百有餘年蔚隸惟我

朝又曰荒十年鮮有簪筆文獻莫微君子考之瑛璣曰誰

軫翼曰參井曰雙而化曰印務也於此乎庸無

荒問之章亥省也而印務也於此乎庸無

也庸州也城樂也叙州也洪杜也寧葬也勿之據

矣庸州也城樂也叙州也洪杜也寧葬也勿之據

馬江不能帆整不能輸田不能溝故不能糞商不

能贏工不能帆整不能輸田不能溝故不能糞商不

不能復庸而府弘治八年而番縣非諸路也丞官無常

樂不能復庸而府弘治八年而番縣非諸路也丞官無常

設醜於名沿陵于百朗割於洞非完司便非全制也葬

波之祠委諸莽付諸墟矣石鄭於怪矣西麓之役皆

議西臺之疏草人語南纂人語寨功賞者秦贅也蠅

無特書也南人語南纂人語寨功賞者秦贅也蠅

聲者焚規也南人語南纂人語寨功賞者秦贅也蠅

詔下錄錄利之所盡矣奈何以荒且闕殘且墜今且紛

者應也荒則正之闕則聲之殘則整之墜則舉之

鉄則補之紛則畫之正斯無忒聲斯無失整斯無

為舉斯為目廢補斯二無滲畫斯思無偏君子所以憂

言思南也考古者可以繩今察往者可以鏡來知

已然者可以考古者可以繩今察往者可以鏡來知

火種昔何以縮問土者骨字昔何以戡而貢昔何以

供而令何以縮問土者骨字昔何以戡而貢昔何以

遊問城闕子衿昔何以衰而不穿惟是忠孝大節

躬必乘轡若彼何人也何人不侍御若也銅鈴

齊鳴孤軍深入者彼何人也何人不侍御若也銅鈴

必為聖人倡學西南者給諫也何人也今何以不
若也聞科目之初者給諫也覆嬰學之議者中丞
也請印江之學者柱史也先輩名賢紛然傑出今
何以遠不逮也有功德於民者尸而視焉慶曆以
前踵相接也今何以寥寥也抑有司曠於後而三
二千石不再見歟凡此者皆予與鄉士大夫二良
君子憂之深而莫能釋也恐無以彰此志也
盛世之休也尤有望於後之來者共明此志也
前謝君采雪鴻重熙運序洽聲教極於無外士大夫
家有其學人自得師樂故其於風雅之林若農夫
次屬對賦詩以相娛樂故其於風雅之林若農夫
之辨菽麥高下蚤晚之宜莫不曉然於心目而
習之長無越畔熟使然也君采先生起自南荒力
追大雅為諸生時撫軍郭青螺寧憲韓璧哉大叅
謝太函郡守徐公綰諸先生咸折節而交之晚以
明經起家三仕掌故已乃棄去遍游東南與郭相
奎湯義仍王百毅何無咎建詞壇旗鼓當時如耳
本寧先生已有治世遺音之目而以起大雅歸之
其詩體無不精當妙無不具備足以起大雅歸之

而論定陳少游輩尚推為天末異士不所存矣原自
有胸腹揚厲之遊不華少衰亦足見先生之所謂可無增
減下哉無可入陳伯璣還者七十四首自增減中減去
一十愛先生者亦如先生首之自愛也已精先生益見其
冲融淹潤絕無尾趣習蓋涵泳于三唐蜂釀而
伏神情氣味無不肖得之揣摩為最深謂非童而
習之無越畔孰使然之效歟苟無先生後之學力
與先生之交遊而欲道其隻字以取重于後世豈
可得哉然其得諸君子者正自不少也夫以釋開府
所漸學于韓郭諸君子者正自不少也夫以釋開府
之尊邦伯之重而俯接素士列諸上賓造廬請及
相與游衍咏歌講求聲氣其好士虛懷亦何可及
哉益令人歎
歲世之休也歎

補

癸酉歲文閣告竣復當舉武士於鄉朝臣與邦職司
癸酉歲文閣告竣復當舉武士於鄉朝臣與邦職司

國家主試伏念設文武並重顧臣學識庸陋惟兢兢以

公慎自矢冀蒐羅俊髦以儲異日千城之選屆期

爰進提學僉事臣華章志所錄士五百有奇於頭

舊場試馬箭二場試步箭兼試技勇三場試策論循

錄為一編恭進御覽臣得一編言簡端以發明開科取士之意原夫古

二者文武無分途朝之卿大夫皆將帥也厥後分而

是鮮獲通材然而取士之法未嘗不合也擊電之

驅追風之驥馳驟而進退之法可謂能矣而未也必

心平體直持弓爍龍鱗弧彎虎韞投石而目不去者半

入者半矣刀爍龍鱗弧彎虎韞投石而目不去者半

不蹶之可謂勇矣而未也然後取馬蓋兼文武之道以

今世之務勇有當也然後取馬蓋兼文武之道以

試之誠夏民知自衛習於騎射其性嗟然也兵發密

介在靈苗民知自衛習於騎射其性嗟然也兵發密

皇上平十餘年來優游漸漬黃童白叟莫不歌舞太平

聖世而赴桓之為儒者況志詩書單思曠首天衛策名

竅要之內之山川疆理以臣躬逢之虛實正變類能疊

盛典彈智竭能求得謀勇通達之士以展臣子以人

君之義而黜之士亦遂有謀勇通達者出而應臣之

聖化之先資有階矣亦知致身之道乎故官勇戰古爾

鷹揚之忠孝無二壇樹羽萬里折衝於身一在非

僅曰行陣有法射御不違而已漢臣虞翻曰志不

利器爾多士毋狃於所守將鬪將而非國之輔之名

皇多士勿沾沾自喜也外悉主悉臣垂拱而治而於

爾多士重其選隆其禮如此其何以報

貴州通志 藝文 卷之第三十四 三十一

歲在丙子科黔闈全墨序黔居十五國朝閣興邦

天子簡才臣來典試事得士三十人盡刻其文而武

林湯太史為之序揚厲無餘矣謂予主人也不可

無言因應之曰往讀遷固西南諸傳愛其文章竊

念秦漢以來郡其地子其民必有卓越秀拔者出

乎其間徧求之二十一史微末之見即或感覽張

叔之學於相如孫之策榆尹珍之學於許慎傑之

母欲黔不能與之單黔固無人耶抑有之網羅不

及寂寞荒陬耶予奉命來撫黔于今四載鉤稽剔抉恒至夜分又念處四

命采撫黔于今四載鉤稽剔抉恒至夜分又念處四
民者士為首移風俗者教為先擇俊髦而優禮之
天子日考月課既有成效乃敢以廣頌而遠化之既成
天子特恩允可又以此化之始被自近而遠化之既成
自遠而近舉於歲貢於鄉者皆得如黔例然則
黔之士沐浴於咸治涵泳於德鼓吹休明笙簧
藝苑以儲為梗柶梓之用為黔士者其可不
天子獨先知之而即以才臣主之為黔士者其可不
早而作夜而思蓋自濯摩以求無負雲漢為章之
大業哉今夜閱其文皆明白坦易詳和雅無艱深

必屈之習無畔經離註之非慮其人頁之砥礪廉隅

終遠於邪僻者歟居十五國之後而不甘曹檜之

聖

今朝之美事而太史公之樂為獎成者矣且夫西南

觀光宗國採石梁之秘探東壁之藏以治其身而
貽之子弟使道益明學益進不自居於十五國之
後則寧太史與予所望于多

國

家設科以取武士其法有三一曰朝圍興邦

枝勇三日策論原立法之意謂政官司馬也以馬

尚強貫革之末能翹關負重之書習所以深其謀

而長其智若故發問以策之命題以考之三若皆

命天府臣興邦調才末學忝膺重任奉
撫黔值歲在癸酉文閣告竣職司武試得如式者

以益獻今以丙子文閣之後載營舉武士於鄉教

或典後進根學二會事臣林麟兼焯所錄士三場試策論於

循舊額一取中者二十人謹合策論題目武舉姓

御覽臣得聽言簡端謹曰侯以稽首曰古之行侯射之散見

以明善惡之教也周制天子將有郊廟之事得以射

于祭而鄉大夫之職以五物詢衆庶之一曰惟和

六行之中惟問容六藝之中惟問禮樂射既貢其

如武舉之設起於唐初所主者馬步弓箭射而巳

至宋仁宗時謂武臣宜知兵書因出神武秘畧以

皇法恭備矣我懷柔震叠遐邇從風乃厯念師貞

陸見不忘其材能以調備臣陸績

簡用數年以來頗收於禁中任衛霍於境外鷹揚虎視猗歎盛哉且臣聞之氣威者積必厚運隆

聖者發必昌之所被汪濊翔洽雖以黔之荒遠處於蠻

嘗慮之所謂照沐以深仁自骨耀於光明拔其尤

而百進之簡其良而登之一人升而百人隨一善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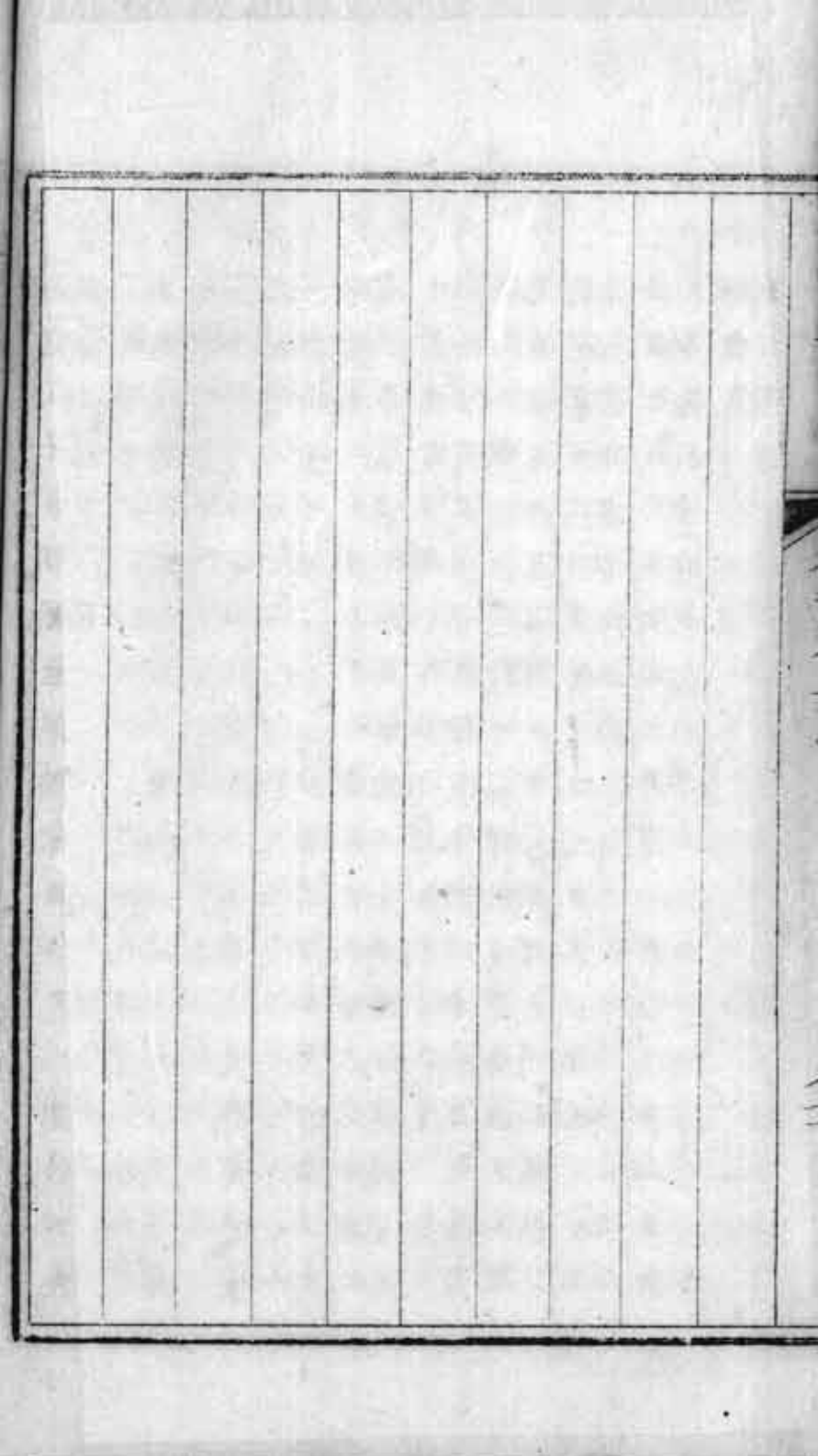
聖世有不父勉其子兄勉其弟願以忠義垂聲者哉

多士亦觀之山乎黔之山雖衆巉巖之石人不顧

也黔之水雖長幕窳之沙人不澁也刈薪者取其

主上之知以義流鄉國之譽寧曰黔僻壤也而甘居

聖朝三章免宜矣



隆慶撫彝紀事
 隆慶庚午貴州土官安國平安智各起兵響殺撫

臣以叛聞請討之已德臣去太僕少卿既文申代
 之阮來謁事予語之曰吾聞安國亨本為羣奸攬

置宣淫播虐遂響殺已其文惡互訐皆響口誣辭
 懷恨報復相響殺無已其文惡互訐皆響口誣辭

不足憑乃安智不能勝國亨撫臺欲為智仲意固
 善然卻為智所欺而擁兵居省又為智所給而謀

動于父則多事矣國亨不服拘提乎我撫臺右智疑
 畏不敢出而撫臺遂奏以叛逆拘提然乎我撫臺右智疑

謂敢犯朝廷構提不法為亂者也今違拘提何以為殺未
 犯朝廷縱拘提不法為亂者也今違拘提何以為殺未

乎乃遂輕兵掩殺彼彝民安肯末手就戮故各有
 殘傷然亦未聞國亨有領兵拒戰之迹固可訪而

知也而心必平氣處之若果如愚所聞則當去而叛
 實而虛心必平氣處之若果如愚所聞則當去而叛

逆之名究其理便非叛逆只以其本罪當必出而聽
 一出身聽理便非叛逆只以其本罪當必出而聽

服方為國子之正天地之陳處置之既至賈訪得其實
果如予言乃書報予並陳處置之既至賈然扭於浮議
不敢突變前說語多有罪未必真人臣當自為處分有
必當明正其罪者有罪未必真人臣當自為處分有
不可於君父前過言之者若中原之民敢行稱亂
如此則所當上告天子發兵征討滅此而後後朝食
之實也若民彛異類順逆殊塗雖有讐隙本非叛逆
何者君父天下之主威在必伸有叛逆便當撲滅
可但己年而乃事非其真釘入其罪則將如何撲滅
也安氏之亂本是我國亨安智彝族自相讐殺此
乃彼家事非有犯於我國者何以謂之叛逆而前撫
臣乃遠以容輕貸而安國亨本無叛逆之實乃禍
所必行豈容輕貸而安國亨本無叛逆之實乃禍
在不測但國苟全地方官更復不恨也今國亨上
而成變乃又即以全地方官更復不恨也今國亨上
本訴冤乞哀懇切叛逆者若是邪而地方官仍復
不為處分仍以叛逆論之遂使朝廷欲開釋而無
由國亨欲投順而無路亦已過矣且安智在國亨則
讐也非我族類而乃居於省中謂何安智在國亨則

則讒言日甚而國亨之疑畏日深國亨之增吾多事也
故憲謂安國亨之罪固非輕而叛逆則不熱安智
當別有安措而省居則不可惟在處置之得宜耳
以朝廷之力即族戚安氏何難中國事也願執事熱
勤兵於遠非所以馭尊秋而安中國也願甚拘提
思之也時彼中號令未明安國亨疑畏益甚安
蓋不出聲言恐軍門以勤問誘我出殺我又恐安
智兵來掩殺乃日擁兵自衛於是既乃上疏請兵
糧為征勦計而書來計事予讀之曰嘻阮子誤矣
安國亨所為不出者疑畏深也今明首將既下事在
必行是真以為叛逆處之矣以叛逆彼將叛逆自
為也將不逼而使真乎且彼犇首耳而勞師費財
即談滅之何為况未必然乎未必然則惡可已其
說長矣是不惟致彼環牀而走同官者亦曰終當
為真也時在閩思之彼環牀而走同官者亦曰終當
牀走予曰然則思貴州事耳欲今撫臣疏請兵糧征勦
失威曰然則思貴州事耳欲今撫臣疏請兵糧征勦
安國亨亦有奏辭辨証乞哀甚懇固各若有說也吾
意欲並行之而差一風力給事中往勸若無叛逆吾

實則只治其本罪果有叛逆實即發兵屠戮未晚
彼安國亨聞勘官且至必以為吾身在勘軍門當
不敢殺我自見而乃治其本罪當亦甘心亂或可殺
不叛逆科善予召職方郎中往勘予復面稟方畧乃
也胥曰善予事賈三近至授之意遂覆得請
而以吏科給事中賈三近往勘予復面稟方畧乃
國亨聞朝廷勅其事科官且來果喜曰吾生矣夫
吾豈叛逆者哉所以不出聽理者恐軍門誘我出
殺我也今既有旨勅明吾非叛逆也蓋達人即不
殺我吾乃可出聽理則吾非叛逆也蓋達人即不
之語連京一師先是阮令賠償安事一責令國亨獻
撥置人犯照彝俗令賠償安事一責令國亨獻
地安插疏窮母子一削奪官職而國亨母子孤
從重罰以懲其惡令該道官曉諭而國亨母子孤
疑擁兵不出如故至是乃始將漢彝犯人王實吳
瓊阿弟等獻出而母子自出聽審供稱其餘人犯
俱死逃及奏事未回非有隱庇又稱願認於六犯
名下賠償罰銀六千兩又有稱敵殺官兵具時國亨
在蘭州與奢劾忠請此伊不知安兄弟總兵統兵殺
目以朶揚生阿烏等此伊不知安兄弟總兵統兵殺

敗官兵奔逼浮橋渰死願罰銀三萬五十一兩又
願將內列安插於阿傀織金二處疏窮安插於
這內列著令退開將安國貞頂替頭目以後再
敢構兵讐殺又稱願革管事令男安民權理公
於是國亨即輸銀四萬一欲殺兩送官聽處乃
方改土設流三員已既乃處其用事撥置之
伏遂差銜官三員押發智與彝目漢聰等五百
名並軍器輜重俱背負出城赴卧官至中途而
插蓋材官未至而事已定矣乃卧官至中途而
於是既乃上其事曰安國亨一橫行小醜叨承世
奸雄類於豺狼詭譎同於狐鼠介暴虐不守王
章大肆兇殘我官骨肉縱兵劫境積多不救之
召禍門庭皆是自作孽孽孽倖而私通婦女信
羣小而載弄干戈安智避難潛逃尤極窮追之
官兵迫策討罪至多拒敵之傷逃其背違多端
於法紀難貸該臣欽承明旨然以部咨行之多
酌乎輿論反覆兩人願承明旨然以部咨行之多
諸暖昧殺叔起於讒疑拜將封官既無事證可
斬關掠地又無形迹可稽拒敵損兵供自畏死激

成而首惡已獻納銀削治皆照彝俗償贖而屨犯
就擒繼恩國貞釋自拘囚而無恙知未怙終安智
疏窮插之原固而有歸可因解念即今遵此五章
尚可寬其一死乃若安智野悍無知昏庸特甚初
懷雪弟之冤而播弄官兵繼奉安撫之後而屠掠
彝自跡亦彰於肆惡罪不下於國亨但念其流離
蕩析之中不夫為骨肉報憤之志今奉委官解散
彼亦息念回策情既可原罪當簿罰若王喬吳瓊
阿弟王寶吳彩吳禍駕劉禮等或投彝扇亂或拒
敵朋姦自其璣置之禍一死不足盡其辜揆其情
犯之殊首從亦宜別其等令議照造謀首禍者據
法加以上刑結彝生事者引例分其贖還要皆反
覆慮章推用情理於刑期無刑之中寓治以不治
之意無非體聖世不怒不殺之武而曲全之以並
生並育之仁也且釋一門之隙可以免數省兵糧
調度之勞有一人之死因以免衆姓玉石俱焚之
烈不惟架驚怙勢者為之逖巡而傍觀恃利者恣
以飲戢生靈罕謚邊圉莫安是皆仰仗皇上帝德
誕敷天成遠播執改面授方畧本兵區畫機宜邇
者復有聖明俯從部議持差吏科給事中賈三近

御命會勤先聲所至逆賊破膽是伏畏威懷德向
化輸忱不煩兵革自爾帖服也伏乞勅下該部
再查議上請將阿弟王世臣等編發烟瘴地
喬吳瓊固監會審詳決行世臣等編發烟瘴地
充軍安國開待立有奇功另處其糧馬公務不
令國亨退閑祿氏管仍安之日撤回自今處分
伊男這以民過二家隙端事穿之員一住大
住卧安這以民過二家隙端事穿之員一住大
安插之後如或國亨敢再懷隙殘害安及或
智挾警搜兵報復俱聽臣等遵照明旨行會總
官動調四省大兵夾勦改土設流以爲架壘長
之戒乃按臣亦奏同阮指又稱安智既與國亨相
許難以屬管催一應錢糧公務云云詔下兵部
子安國貞管催一應錢糧公務云云詔下兵部
議上得旨安國亨兇惡干紀本當勅兵一死既
見伏罪遵奉約未并祿氏等郡且饒他死安國
亨著伊子安國貞代充頭目如再違法亂事安
也著伊子安國貞代充頭目如再違法亂事安
處治不饒其餘依擬欽此責成致二兇叙之功
都御史阮文開五事以此責成致二兇叙之功

方指授雖出諸廣閩之臣百兩經營實竭其赤心
之義并其餘官舍人等通宜分別賞賚得旨重賞
文中餘各賞有差乃後月餘安籍起予計貴州至
辨前事乞改土設流浮言且籍籍予計貴州至
京遠甚今前旨下縵月餘安籍起予計貴州至
智用事之人潛住京師隨便為謀者非必來自智
也遂令通政司拘投本之人執送法司究問果有
智用事二人係司罷閉官乘有罪亡命投智者特令
久住京師謀事今本實代為者智尚未知也乃問
發充軍去浮言遂息先是巨寇者念據險壘象萬
餘人僭號稱王設官拜將官空服用擬諸乘與時
發兵搶掠安順一帶地方民彝愚苦垂三十餘年
有司區不以聞既欲發其事弗得知之書來計事予
復之曰此賊稱亂既久朝廷弗得知之書來計事予
舉事而勦除之可謂忠矣既發兵征勦至是擒者念
斬之平其餘黨掃其巢穴悉歸州衛版圖深
山窮谷無復遺逃淵藪而彝獠傍觀亦皆震懼阮
奏上其事以為聖武昭天威遠震密勿樞垣插
授所至兵部覆上詔陞賚阮及各有功官有差垣插

亂既已啓叙先撥事歸功於予乃復之書曰安氏之
勤除數十年僭主之叛逆蕩平鬼窟廓靖妖氛俾
正化宣流萬里之外因弗嘗洽實社稷之功也固
當勒銘銅柱追踪伏波以示後世顧不偉歟僕言
有偶中蓋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者願何力之
有焉自是境上下怡熙與中華埒矣予乃為紀苦官
事

記

夏國公祠記
永樂十二年夏五月丁酉奉天朔進推誠宣力武

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後軍都督府左都督鎮遠侯顧公薨於貴州時年八十有五訃聞天子輟視

朝遣行人李鑑往祭進封夏國公謚武毅明年春公孫興祖自貴入謝襲封鎮遠侯請予為文明昭

示後世公諱成字景詔其先湘潭人以元至順庚午生太祖渡江公自揚州歸附從元帥至鎮江與

勇士十二人奮戰至江上已戰十一年其人公奮起

執刀者什之以身轉至水次適遇聚舟者投之以

斧絕其縛乃沂江而上遇舟師桑院判固與眾曰

鎮江無敵士可破也眾從之攻其城克之青軍據

揚州公以母故請往說之議不協將言公覺之

獨託更衣去徽服出城載母馳歸其從皆鬻矣已

而從徐武寧攻常州寧國江陰克之敗陳友諒兵

于龍江甲辰擣偽漢主理授鳳翔衛百戶丙午進

圍偽吳張士誠于姑蘇吳元年秋九月下之公最

有功陞金吾衛副千戶嘗扈車駕自汴梁還御舟
膠淺篙師集力不得去公即解衣入水以背負舟
大呼隨脫以行即日授彭城衛指揮僉事攻信陽
唐州所俘婦女以百計悉訪其親還之自平蜀後
調貴州衛歲丙辰蠻人作亂公率兵連歲攻破瓮
蓬翁底洪邊乖西等寨斬獲無算降土賊王萬全
賊首龍小思走死蠻人自是聞公名皆膽震目公
為顧老虎辛酉從潁川侯征雲南明年克普定陞
普定衛指揮使自甲子至辛未凡八年數受命討
阿黑蠲螂尾灑龍山諸蠻賊悉破斬之壬申夏五
月入朝宴賞甚厚陞鎮國將軍貴州都指揮同知
未幾復征諸蠻有功丙子陞驃騎將軍都督督
府都督僉事冬十一月承制充總兵官佩征南將
軍印征五開諸洞蠻獠之弗順者連戰敗之殺獲
殆盡其輸誠歸款者輒撫綏之蠻人帖服戊寅還
京師己卯靖難師起公自真定挺身來歸命守北
京庚辰難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辛巳陞右都督
壬午內難平論功行賞公列侯封食祿千五百石
賜白金綵幣誥命鐵券仍以孫興祖襲善定衛
指揮使戊子蠻寇背叛公遣其子貴州衛指揮同

知勇領兵勤絕之其後累征京師平寇者擒殺賊首苗普亮王忠揚再智等送京師

軍費州五月疾劇終于鎮公雄勇有膽畧能料勝制敵出師攻戰必獲萬全雖驍將強寇莫敢櫻其

鋒鑿彝協服邊人可用康此其功德彰彰有不可掩云

貴東坡月潭寺記疆之界曰東坡由明道左入躋舉

林麓僅百武許有飛巖倒懸噴岷之巧怪垂珠滴乳盡態極奇若神蛟之駕秋雲鳴鳳之寫情漢又如

千乘萬騎浮空以馳而琢之靈妹御風而下其妙蓋以天

成也旁有崆峒道人飲其佳勝無與為比惟在半巖

區古所弗治故轍跡罕焉爰自皇明一統始制兵

衛隸貴曰興隆隸焚曰偏橋而周道由之始由是來

往者得德以觀游間有學佛者結廬普陀岩正統間游僧德彬來營寺址名曰月潭時貴之都指正統使常智為衛興隆倡眾募財首建正室中塑法像金碧麗美茂林修竹環擁芳翠蓮有開於四方余

惟山川因人而顯宇內佳山水經品題而載
輿志者固多若斯岩之美蓋千百而什一也

成化石阡宦適軒記江右藩司來知石阡郡事貴州在

京師居之蓋欲其嘗險阻履憂危而省躬思咎也

幸方今天下承平四彝八蠻固不從化而貴州自入

職方百有餘年民樂耕稼士知問學頑梗之俗變

為禮樂衣冠久矣石阡地阻而僻其民樸而少爭

貢賦易完宥客罕至吏於是者無迎送之勞無催

徵之迫無獄訟之擾而山水登臨之樂乃兼有焉

是故仰而觀山則適乎目俯而聽泉則適乎耳優

游於詩書文藝觴咏之間則適乎心出入起居動
作食息無往而不適也蓋務繁華者必於都會之
邦志幽靜者必於窮僻之境吾從仕中外二十餘
年都邑之雄富人窮僻之威麗固嘗覽之矣然或朝
謁之拘或宣理之勤所職有兵事焉有錢穀焉有
訟牒之凡耳目之所接心思之所及者皆是事也
簿書期會之餘則賓客往來之交也當其冗劇之
際雖欲放假情物外求一日之適何可得耶茲獲脫

彼之勞也。此之佚自適。其居清華之秩。而以此煩劇之。為賜也。大矣。昔之人。有不能兩兼而賞適。尤吾妨其賞。適為彼得乎。此夫可謂之不遇邪。雖然。吾性之癖。失乎。彼得乎。此夫可謂之不遇邪。雖然。吾不敢以己之適。而忘悔艾之心。亦不敢不思己之。所以適而圖報上恩於萬一也。於是名其退食之。

軒曰。官適且為之。

鎮遠多佳山。水其去郭而近者。鐵溪。明為勝。鐵溪。士

大夫南遷者。多游焉。或不得游。則有恨者矣。弘治己酉春三月。予與其郡太守周君梁石。纂修純

皇帝寶錄。歸自貴藩。二守何君健之。以舟出。順流而予許之。是月二十五日。步出江。濟登小舟。順流而

東路左。有疊焉。兩山夾峙。水自中出。即鐵溪也。遂舍舟。上馬循溪而入。見水東有巨石。頽然下。瞰如

屋梁。石指曰。此吾舊時與諸君酌之所。止乃勅從者。置酒。殺以俟。因躍馬去。可二里。束望煙霧中。勅

有三峯。鼎立如畫。予望久之。梁石與健之。先初入。遊馬後。每遇坐勝處。輒徘徊。頹仰不忍去。山初入

四望如堵忽又通
其可坐可卧山往
之往相傾仆如墮
其下洞穴深淺不一
可坐可卧山之往
相傾仆如墮其
而為淵激而為瀨
羣嶠立馬上迎而
謂曰漢流斷
於斯矣予笑曰行
到水窮處坐看雲
起時唐人得
意處今得之乃旋
馬每渡澗爭先以
讓馬躍水激
衣袂為濡因與梁
石聯句汎濫及前
事酒罷各上
馬猶舊路至前所
指石屋下散核具
陳蕭鼓間作
酒酣健之限韻索
詩予連賦十餘律
梁石不應聲曰
就手賦詩嘲之又
令健之舉杯通之
梁石應聲曰
水色山光滿酒杯
鵝黃小甕更須開
是日頭欲下吾
當去詩句未成君
莫催用予韻也於
是予與梁石
皆醉甚健之命拏
舟以來三人
者共載而出抵郡
漏下初刻矣

表賢祠記
表賢祠貴州街站
以祀憲副吳公也
明湯俾字克

大浙淳安世家登
乙未進士成化間
僉事尋陟兵
備副使別政盡發
吏奸清介剛正
難以殫述推吾
站役繁劇舊制未
設廉餉公惻然欲
合馳食人米三
斗會侍御桂林包
公裕按巡茲土議
合馳食人米三

報曰可公又區畫饋金柒百兩有奇購人附近常之

惡諱不容口夫前乎公者未必不賢於公也後乎

公者未必不加志於吾人也譬之荒墾而畚擴之

力實公伊始就站境法有功德於民者祀之吾人豈

私公惠哉乃就詩俾歌以祀公辭曰易冠繡斧溫

走為記系之以田膏澤伊馮繡斧易冠繡斧溫

溫春煦賜我土田膏澤伊馮繡斧易冠繡斧溫

鐸在蜀武侯碩牲清觴薦公之堂惟公降只雲軒

朝翔我椽我檣繫公之力惟公歆惟公享茲飲

食歲月孔長頌聲洋洋庇我佑我惟公享之慶

首孔子欲居九彝人為陋孔子曰明君子守仁之何

陋之有守仁以罪謫龍場古彝蔡外習類尚

因其故人均以予自龍場往將陋其地弗能居也

而子處之旬月棲羝服無軒裳宮室之觀文儀揖

讓之緡然此猶浮龐質素之遺不得以為陋也夫

愛憎面背亂白黜浚奸窮黠外良而中整諸夏蓋

不免焉若是而彬狎其容宋甫魯依新教矩矱將
無為陋乎彝之人迺不能此其好言惡詈直情率
遂則有矣世徒以其言辭物米之渺而陋之吾不
謂然也始予至無室以止居於葭棘間則鬱也遠
於東峯就石穴居之又陰予以嘗園於叢棘右民謂
視予喜不予陋益卑比予予嘗園於叢棘右民謂
予之樂之也相與伐木閣之就其地為軒以居予
予因而翳以檜竹蒔以卉藥列堂階辨室與琴編
集團史講人誦之適之吾軒者若觀於通都焉而予亦稍
予之居彝也因名之曰何陋以信孔子之言嗟夫
諸夏之感其典章禮樂歷聖修而傳之彝不能
也則謂之陋固宜於後茂德而專法令搜抉鈞
繫之術窮而枚匿譎詐無所不至渾朴盡矣彝之
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繩之木雖粗厲頑梗而椎斧
尚有施也安可以陋之斯孔子所為欲居也歟雖
然典章文物則亦安可不講於陋之俗崇巫事鬼
賚禮任情不中節卒未免於陋之名則亦不講
於是耳然此無損於其質也誠有君子而居焉
其化之也蓋易而予非其人也記之以俟來者

靈碑家詞記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葬之明王守仁而

事之宣慰安君因諸苗葬之請新其祀屋而請記

於予予曰慰安君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何居

乎曰斯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葬之居

是者自吾父吾祖迺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禋祀焉

舉之而不取廢也予以為子胡然乎有庠之祠唐之

蓋嘗毀之不象廢道以為子則不孝以為弟則傲斥人

於唐而猶存於今毀於有鼻而猶盛於茲土也胡

然乎我知之矣君子毀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

烏而况於聖人之弟乎哉然則祀者為舜非為象也
也意象之死其在干羽既格之後乎不然古之驚
樂者豈少哉而入象之深而流於世遠且久也象之
見舜德之至入象之深而流於世遠且久也象之
不仁蓋其始焉爾又烏知其終之不格也象之
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瞽瞍亦允若
則己化而為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為諧進至於
善則不至於惡不底於姦則必入於善信乎象蓋
己化於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輔
有為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輔

貴州通志 藝文 卷之第三十四 三

可導以之見者象之周既化不然周故公之任聖賢而使管蔡而不免於其斯
天子澤蓋加於其民之制既死而後人懷之也諸侯之御命于
益有以信之人性之善天始也無不可化之象歟吾於則是
唐人之毀也據象之始也今之諸葬之人奉之也則
承象之終也猶斯義也吾將以表於世使知人之至也
善雖若象焉猶斯義也吾將以表於世使知人之至也
雖若象之不仁而
猶可以化之也

黔聖泉記游者步自西郊沿溪流躡石磴可五里
許碧珂疊嶂中一泓自石鼓其內潮溢尺餘下至鼓

潮汐無停好事者置石鼓其內潮溢尺餘下至鼓

之半而止通畫夜計凡百次奔州錄名百刻古泉
一統志稱靈泉大孤泉名自人其百為期則巨古泉

無他境有然者亦不其地每借眾說之第私心又
謂他境有然者亦不其地每借眾說之第私心又

允之墟歷改職奇方絕也蓋宇內名泉若湯泉火井瀑
允之墟歷改職奇方絕也蓋宇內名泉若湯泉火井瀑

味稍灼殊而無類洎陸惟漳浦次靡可縷指特壞山應

為潮連州潮泉不固亦消若池陽湖泉章貢三潮安寧海

潮井眼樂平鳳游荆門蒙泉柳州第彼潮吾鄉龍場至

三至亦未有百刻復長別具一素簫者則聖泉之

靈且異在別境寧復有此乎觀者探其故莫測或

謂如漢陰丈人所云則陵舞也按泉志迄今二盤

餘莫當雷水謂其久則陵舞也按泉志迄今二盤

說無常己余意震中地形若人一其年無改此其

當以其首中原其腹吳身蓋神也黔築居首下環四

異理固然哉或謂地域廣輪周知紀極而有聖泉之水

耳何獨於此呈靈竅曰磯潤而霧躡至壺冰而巨

可卜焉。聖水良異矣。將不有苞奇毓秀，丕顯地靈。俾之雄視西南，為宇內一大式廓，而與斯泉相符。

應乎即今省郡規模，日恢人文。競耀其非，蓋可徵也。余敢識此，以俟庶後有睹驗，不謂今日無前識云。

士讀書堂記。世方童而習之之時，即為張章句比偶。

之學以取榮科第，而不考究羣籍以求古人之用。及其年齒稍長，識見稍定，知欲考究羣籍以求

古人之用心，而又牽奪此弊，務沉淪奔走，不暇一玩索者，何限。余三十年坐此弊，久矣。歲戊午，遭戍，是

邦自謂閑暇，可究初志，迨抵戍日，則又瘴癘頻作。疾病相仍，且為帝饑號寒者，累心。又明年旅事始

疾，一殘軀稍甦，聊於城市僻處，相其林木深邃者，構地一隙，築草亭半間，攜篋殘篇，時一展讀。歲既

久，亭為風雨侵蝕，亥初夏，千戶侯韓子夢熊王子尚式詣余於亭中，見其弊壞，私與軍政使婁君拱

辰及諸士夫謀曰：「盍相與為張公葺之。」三人者並卜日命匠，然不使余知也。居中居民聞之，各執鐮

相爭來助，或以瓦，或以木石，乃前為堂三間，後為寢室，室之止復為一小樓，以便登眺。又兩傍為廂。

房以思入其室登其樓工既成請居之
然以思入其室登其樓工既成請居之
州時儼民舍以居日與其父老弟吟咏
州儼民舍以居日與其父老弟吟咏
而代偉之居余亦如儼之乃能如余鄙
佞因有書為說以告諸君曰人之有堂
士大夫則不明書則不足以察古今之
無君亦往其下備今諸君能取而讀之
中樓張子復移其破篋殘篇者朝夕於
鶴樓張子復移其破篋殘篇者朝夕於
考究庶幾乎少得古人之用
心或庶幾乎少得古人之用

龍山道院記
余居都勻每吟誦少暇即與諸生司子
於山水間見隔河有峯雄峙崔嵬其出
履躋其頂山勢遠迤數十里羣山俱出
其下排徊

四望南盡交廣北極湘漢西連滇蜀皆在目前
曰壯哉觀乎安得結廬而棲之時有霽川司居撫
月泉劉君之鐘二概人殊好奇者即以其言謀于衆
曰誠吾勻之勝二概人殊好奇者即以其言謀于衆
工即其山之傍取材得巨材若干大尺餘自石中不
可作屋基衆方卜其處成有靈龜大尺餘自石中不
出突而平之前三日不樓之衆上復為小閣後為殿其
處掘而平之前三日不樓之衆上復為小閣後為殿其
皆鑿石復為曲折盤桓可祀數千尺循磴而轉以至麓
柏殿後有石坡高廣平坦吳文青亦登之使人曠
然石下有泉出冷洽然潔也院左右皆古木藤蘿
時有清風至聲如萬壑憑欄望之若素相狎者狀樹
多鳥猿白鶴往來其間憑欄望之若素相狎者狀樹
既成一鶴樓張子負甌而來以習靜其間就樓之
設一小榻每至夜分常有白雲數片從牕入樓中上
徐徐進榻傍與余相依連平旦則又飛去半鎖山
腹使徐余下盼之宛然如霄漢間也清平孫子亭訪
余于山中見其景而悅之欲得記其事余在玉噫巖
自開闢以來即有茲山孰從而棲之
余在玉噫巖

外相去數千里安知其來游此邪即來游此又安
知結樓於中遂為一方勝概邪由是觀之其山川
之開闢與余之來由皆天也非有人龍之青色為也
名山故院亦
隨其龍山名云亦

貴州鳳嬉堂記
地也嘗讀魯逸論云孔子欲居九
從鳳嬉心竊疑其言夫九舞自秦漢始通中國春

秋時武陵之蠻猶未歎順孔子欲居於此豈信以

為可化乎然當時屢交列國之君與其御大夫者

不能一入其說然猶可諉曰不親至於七十子者

師之相不從左右斷不歛況九舞逆不能化而使入乎至於

逆所謂鳳者在九舞否耶則見之峻陽一鳴收聲已久豈

為之言也今九舞內附悉為郡縣溪洞之民皆景
禮教其璧長盤辟羅拜隨羣吏抱牘日趨事不
忘其俗而標枝野鹿之風猶髣髴不近古其視必
子之問時何如使天下無鳳則已有鳳不在中其土必

在此無疑余偶承彼來此玉池之上題曰鳳嬉又
猶冀一聞鳳鳴迺為堂于玉池之可以致乎夫唐虞
之時鳳梧竹邀求琳瑯之寶此其可以君泊焉稷契
愛奮庸之臣內外相成協氣四匝故靈物畢致今
主上方隆唐虞之德而臣下不能廣修和之政况
庸庸如甄者鎮撫茲土雖有鳳恐鳳之來不來可
此吾所以有無窮之思也雖然鳳之來不來不可
知而為臣人奉職治此猶以陋目之不可居聖人于其地
豈以以為必不可賦化邪夫在昔陋目之不可居聖人于其地
居之今可居而人猶不欲居其志
意去聖人果遠矣不能不為之慨

興隆飛雲巖記
興隆東行三十里有月潭寺寺左為巖榜曰飛雲

距地百餘尺中虛而下嵌乳液融結紛詭殊狀
者柱矗懸者珞綴揚者鳥厲突者獸躡躡級漫瞻

飲社徐睥極意所匯邃洞豁而宵際清渠激注
而前繞舊即巖麓稍右構樓攪磨脂轄者息而飲

馬余閱武沅江濟溪而還春和晝熙停取周覽惜
於徑去而樓且向圯屬樓察副使祁君清尊燭闌

垣傍飭吏廡時偶成四詩于書於石而置其端賈
州實殷周鬼方靡莫地秦漢以來間稱郡羈縻
未改草昧至我昭代錦岩珠壑秘洞靈淵所稱至有
覺序之鄉今檢圖誌錦岩珠壑秘洞靈淵所稱至有
之若澄泉噴折區見怪石嶮岷林立在大都名區
得其餘溜斷塊亦足以誇巧而競於人者雖周道
往往奔中穆駿不馳騫節靡指蛇虺所穴豺虎所遊
寇莽中穆駿不馳騫節靡指蛇虺所穴豺虎所遊
提兵拓疆之夫尚披霧覩天欣欣有遇矣然使冠
蓋以臨圖誌以載披霧覩天欣欣有遇矣然使冠
於大都會區則有力與好者將營以萬金侈以
家觀雜彘中原士彥非膺命不蒞商旅非入滇不
壞雜彘中原士彥非膺命不蒞商旅非入滇不
其暇而游游而為人所知者幾人也意若固幸而
時出穢墟而為人所知者幾人也意若固幸而
大都名區岩洞泉石稱雄於世而為人所盡知耶
古之官於其地而善為山水游者若晉謝靈運唐
柳子厚是也靈運永嘉守于厚永川刺史也守刺
史專一州官尊而政劇而二子涵然脫畧恣蕩風

情凡州文以山水稍可取者不必涉足而寓目焉又能
作為詩文以張大景物使不落莫寰中斯亦奇矣
然未識二子踪跡所遺者至於今復有表章之乎
否也方今海內名士善為山水游者予所聞姑蘇
都佷敬天若饑食渴飲而病就醫也其有聞而求
山水游也若饑食渴飲而病就醫也其有聞而求
必得之也若獮搜而虞逐也佷敬思道之游予未
之考蹟若巨源則既知矣正德中巨源叅議貴州
貴州山水為真壤者皆涉足而寓目焉又善為大丘一
壑苟不為真壤者皆涉足而寓目焉又善為大丘一
嘉勒名稱以紀踪跡庶幾靈運子厚之風者夫巨
源之游貴州亦密踪矣而清平尤熟清平者巨源所
與民同一患者也清平地東三里所謂太極洞又其
東十一起里所謂雲溪洞雲溪太極者皆巨源因象
名之也絮其間去太極百步許即今蟻之謂然洞
也當其時翳於榛莽狐狸之宅而蟻之謂然洞
巨源所甄錄乃今去巨源二十餘年矣風雨淋漓
門逕呀然弘邃虛明可肆筵几較其奇於雲溪太
極不啻若華屋今夫崑山之蓬王滄海之晦珠千載而顯
於後豈非數與今夫崑山之蓬王滄海之晦珠千載而顯

賢之尚招以遺寶物之無盡藏也如草澤之人君之求

也珍而素者乎何以異於此洞之不得暴白於當此

外不復更有遺者終有能表章之乎否也是歲巡

汝言游而悅之其名則楊伯生命之又子升汝言

檄雙明洞記之日州守莫子讚漆子明徐及守備謝

洞以游觀請願半日留為山洞光予一笑而往抵

圓從者曰未也白石壁立半折崖側下有通徑劈實

夾崖前峯岫嶺蒼碧潭流穿石折而西迴澄如一鏡方

坐西風日相射而北縵繞石盤如蓋之行外矣願崖可

童環石笋數尺形類人俯皆平石城故然據筭而坐其

巖莫子漆子左謝子右席平石也小子者數人
歌而前命之歌予盼流泉而莫測其往小子再
子再和之莫子歌伐木節以磬水石冷然交奏
音徐子頽然發浩歌童冠者入士樞衣而進立斯
須間歌湛露前溪橫小梁渡涉者英子起以請曰
未也渡此則雙明洞矣徐子臨水卻顧步小橋微
吟半聽流泉之漱穿石洞援步而登六七月步
然光敞堂壁四周洞開一面以吐日月上圓下方
奇轉而忘其美陽水鼓吹幾希奏雅而歌者繼
馬三子列席酌音酒俎雜山肴有事于奔走數
二環厓而侍者翼如也山水之奇足以洗心如是
人誰謂其娛於觀聽之美而已哉歌酒起視郵人
夫抱萬衣輕飄山色半踏紅光入水起視郵人
懷抱萬衣輕飄山色半踏紅光入水起視郵人
燎束楚以繼夜游揖二三子
起慶再歌凍乎其不可留矣

威雲龍洞記

本羅甸國故地也

明焦希程置衛以中華人

守之名去城西二里許有洞人莫知奇也且辱以涼
傘之辰秋杪蕭參莆田雪峯黃公暨余往焉

洞門卑隘，蟄折而入，其中寬衍，可容數十人，其上則氤氳之氣蒸而成溜，清而成漳，翁然蔚然，厓石

或變如幻，望之如雲，而狀態互異，或如蜂房，或如靈芝，或如蛛網，或如籬藩，或如瑛衡，或如凝露，或如蜂房，或如靈芝，或如蛛網，或如籬藩

錐而於密石，射目如齊紈，如覆肚，而其徑丈餘，或銳如神

龍自天而下，凜乎雷電之將至也，余因憶家食時，每親夏雲奇峯，往往見神龍垂其端，信宿上下而

雲從今洞殆不異也，因名以雲龍。

平瀾喜容泉記，十里有泉湧焉，漚而成池，明焦希程，然甘冽可鑿，可酌，冬溫而夏清，客至語笑，明珠翠

玉纍纍而沸，風恬日霽，晶瑩射目，客語在左，則左

應在右，則右，應家，亦如之，否則已，於客乎，居人

於戲，奇哉，因名之曰喜容，夫泉豈喜於客乎，居人

蓋常喜之矣，時和而茂，豐兵偃而民息，庶而富，富

貴州通志 藝文 卷之第三十四 四十四

甘以受和澍以自澄明以辨義恒以無息以昭時
出者喜之異也豈獨喜於客乎以喜客名者天下
之事進而醜物則卑則裕是故利物而
衆水所同也喜客者茲泉所獨也遊美於衆而
名其觀於東海泛莫與半能矣予嘗遊河洛江淮酌
源泠并雍益之壺浴温於泉觴醴泉式甘於泉理鹽泉
中出并雍益之壺浴温於泉觴醴泉式甘於泉理鹽泉
或怡神於浩淼小鼓揖而於風濤或契於青瀾或
持志於異味大倫於所見亦多矣今始與
泉遇則泉之喜蓋非私予一人而予固為泉所喜
也不亦奇且幸哉泉去官道不數十步鮮有問者
以是知遇與不遇不獨
人為然也是故重感不馬

南阜書院記

揭天綱振地維擔扶

明江東之何心無

自昔忠臣義士揚天綱振地維擔扶明江東之何心無
之而惟真一不二者芳流逾遠故百世可師焉彼
感慨據憤鋒勵一朝未幾而濡泥迫隘己不勝委
頓若中芻狗棄之兩者於叔季猶云小補不無當
而後遂芻狗棄之兩者於叔季猶云小補不無當

於大儒成進士之道若吾友鄒君爾瞻惟是江陵竊幾
乎方公成進士時會主上冲齡御極惟是江陵竊幾
國內疏入未培主心先達相怒一時杖闕下者五
無忠疏入未培主心先達相怒一時杖闕下者五
人公承嚴譴戍都勻至則侃居詆舍鵠處一鳩足
必其命日方與鬼物鄰尋得張公讀書處一鳩足
焉張公紳者馬平人嘉靖中以比郡即疏論分宜
戎於勻勻人構此以請書張公是為鵠樓書院而
公視張公後先一轍遂結茅於張公堂右居勻六
年時時與都人士講天人性術之學脩然瞬然蓋
身在局中法流界外委化運於樵而科不以人我
參耳其門弟之高者往往負奇氣拔巍科詞章行
誼得廬陵文憲之俦如陳給諫尚象亦以謫言放
遂要其凌霄亮節不負所學又宛然鄒氏豕法也
癸未江陵事敗上召還直言忤相諸臣而公再入
朝省聲望益為天下重勻第子有真牆之思就于
公所嘗登覽論議處更甚也規制若環堵門屏講
右旁近聖人居如此其甚也規制若環堵門屏講
堂夾室莞樓學舍大都觀深虛闌不啻一畝之宮
前而龍山江流襟帶後接高真觀半山之麓美哉

堂呈我表章若蓋始於郡諸先生之倡義作於
督學徐君之表章若蓋始於郡諸先生之倡義作於
資俸與門弟子拮据之勞視昔勺人成鶴樓不啻
過之公去勺已久而是中之濡名教景風神者方
喁喁興起月殊歲異非復向之舊都乃公再出依
然一故吾不改即隨牒南北浮沉郎署間而自見
一無增減何故得才一視彼乘意氣博名高者不
能垂世立教化俗育才一視彼乘意氣博名高者不
同今日不病君子而勺之人又多嵐瘴信其言反資賢
迺以乎化地如龍場彝窟無能危新後之遇尸祝
陽明祠下者異世且未艾焉假令公如新建之何
於巷三片屠龍術隱而不能一日安於內耶嗟乎稷下之
三仕三片屠龍術隱而不能一日安於內耶嗟乎稷下之
椽有涯而鴻名無涯岷山之碑有壞而遺愛無壞
則書院不足以重公而勺人之善善可重余言不
足為公重而公自為勺地重者微獨與鶴樓競
爽且與龍岡並傳余不佞承乏黔中蕙名賢遺跡
得三遺容鼻夏于今稱之願不佞有晉之謫而
未罹其憂有新建于今還而愧無其代總之勿二其

心則于三公有餘師也夫陽明著矣鶴樓己自有
記今監司梁君銓亦以直指觸忌來勻感公正氣

而且使後之石觀者渠復目矚為有北之鄉邪

讀書堂張公讀書堂甚刺史段蒙岡公葺明以鄒元標
業

其中因為之言曰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二古之
學者純今之學者雜古之學者逸而有得今之學

者勞而無成混沌剖判樸茂未漓入行出於一第耕
食而鑿飲吐辭為經舉足為法文與行出於一第耕

繩風遠百家蠱興二人私利士私學相軋以勢相與
以詐文與行出于二矣一則純則從事身心而

日臻於高明二則懸於雜章句則從事章句而日流于
下世之勤勤懇懇於章句則從事章句而日流于

事不知吾儒之耻必由博以之約不知舜居深山
木石與居鹿豕與游及聞善言善行若決江河舜

之為聖者自有在也下焉者欲冥搜網羅鷹揚
苑不知古今名家雲燕震淪亡異飄風好音過耳

宋灼者且傷之矣嗟予丈夫北尺所係以炳根子
古灼燦後代者無幾耳伏羲未生八卦未肇孔子

序書斷自唐虞生唐虞之時未有秦漢之文並秦漢之時未有李唐之詞賦生李唐之時未有宋之典章日月迅過流光幾何刻精啟思於楮墨間何異紙鼠之耗太倉也若然捐典籍兀然穆然游亡何也有之天可乎此祥比不立文字之教未敢以為然也昔人讀史一字不遺程先生鄙之為玩物喪志夫學之在於立志孔子七十不踰矩也志之在人譬之木其根不馬許書其培之者也不章分句纂是溺志於訓詁也也不敢以訓詁而溺吾志提句纂佞是汝濫於詞章也不敢以詞章而卑吾志親先覺以明之求正友以輔之俾吾志親不見異物而遷焉是之謂以我觀書以我觀燦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之謂以我觀書以我觀終為支離章句也沛六經之正脈揭斯道於日星庶幾哉無負虞孔真傳而可讀古人之書矣登斯堂者尚三復於余言

便河記

雲故有便河實始於正德間兵憲李公麟鑿往事

防來患以貽千百年之患往往而有頃墟賊猖厥多

鞠為蔬圃年來內侵之患往往而有頃墟賊猖厥多

大中丞郭公頌有誠者殊以爲憂今憲使袁公甫
兵運餉力不暇及誠者殊以爲憂今憲使袁公甫
下車既平播平黎內安外攘威德著一時野有
寧宇頌聲翕然交作而公所長慮御顧未已也
日諱及使河周巡外慨然曰茲網繆之至計也
廢不舉乎遂屬司理楊君應第與視衛蒙者圖
之捐俸斤錢計徒採石大引水灌於故道歷兩西
自小河築長堤若干大引水灌於故道歷兩西
門而南與東川左掖諸水會流以達於龍潭民不
告勞瘁工不易歲時而長河如練與全城相表裏
真可謂賢於勝兵十萬矣余聞諸苗憑高爾窺遂
初高皇帝命有司繪圖以進恐諸苗憑高爾窺遂
御筆指點於東山之巔一嗣長距間有憑陵絕無
有從東門入者橋西北一帶地形稍下故遠如正
統之變圍城至十閱月近如士癸之際軍民士大
夫咸不覺得帖枕席則茲河所係良非數鮮昔蜀
夫李冰鑿離堆辟沫水爲民除害蜀人至今祠之
雲固解在一隅無他擾獨其害在苗耳公修舉永
賴之利于百年履懷之餘體中丞公如保之心
以慰高廟奠安南服之至意功德於吾雲者寧有

得涯
無哉
紀余
慈

余既游馮虛洞記
洞者洞高數十仞
自半山東下勢如
水所訛自來不可
余既訛其勝則趣
得洞門可級則先
陡峻不可級則先
之僮登馬洞廣數
崖最穹窿稍左有
亦不敢就視第循
然循崖處耳相錯
泉中余畏甚然不
登馬登處有梯下
僮以尺捫級凡再
懸崖一縷紛如貫
乃前一縷紛如貫

滴其首端蓋千百年來漿所結也洞上晚下洞拱如
百尺樓闕澗水又似在重簷下鳳山前時若相拱如
得而北風襲人令人有馮虛御風之想余因名洞
曰馮虛以更其陋方余登洞時余弟嘉捷甚凡先
余上下者再石門餘解不能則袞袞獨予余既下則
鼓余渡水視石門餘解不能則袞袞獨予余既下則
謂余曰門內方丈餘更有重門其中若明若暗若
泉若洲且重門上粟粟若有所屬殆龍蛇之屬乎若
弟又前視泉中一物長尺有咫鱗甲皆具余恐其
真龍也挽俱出然弟猶惜不以火竟云出洞已晡其
時相與就壺觴一然意水所從來不勝豪舉因復從
左山索之復得一洞深入無內履其旁則用聲如
吼稍入則聞聲如雷然不知何物也深入而後乃
知為澎湃聲有坎澗巖下臨無際則潭泓一潭也
余不敢入第聞之僅若建領處則當小洞下有余弟
索奇無己仍援石下視建領處則當小洞下有余弟
閭為潭水所淺水三疊如珠簾云此洞去馮虛洞
百餘步仍處高然水不疊下洩而旁穿為馮虛洞
所改路徑人見險噫嘻水亦有情避余馮虛之雖有
聲然不令人見險噫嘻水亦有情避余馮虛之雖有

又避余雷鳴之險造化之秘亦靈怪矣哉此外巖
洞疊出在在現奇時方誅茅未及盡覲而日暮矣
因為興盡之
返歸記之

字為他山山石之奇無過川黔楚粵然幽遊荒險車馬

之交選第名山奇殆甚而世或鮮知之至川黔楚粵

麗為最自鰲溪全涓水可百餘里幽崖深溪慳怡

玩者何止數十而蒲村為最也村之上有柳湖湖

多楓棹楠梓中一石最奇突名曰翠扇外削而內

空余錫他山兩大字於上石腰有洞曲透其背其

峯勢橫飛處瘦薄而偏聳為石帆峯背古木掩
映四布如房然名曰雲房左一石高而怪異曰九
面峯前石壁中虛梅榦從洞口長出名曰梅蒼

稍上一石橫卧中列如船有孔植梅其中名曰梅
舟石帆之右有洞曰小洞天梅蒼之左有崖奇石
名霹靂崖稍上有峽曰藏書峽此外前後大石似

中構一亭名曰拜石坐亭中則諸石之奇畢呈拱
拜石亭後上二百步極他山之巔四顧諸峰環拱

如兜孫俯眺湖光淨如鏡此外紫青繚白
攢蹙點聚蒼碧圓混遠與天際奇觀哉夫宇內名

山巨川戴於經年無知之者余以逃山之故荒
多進也乃千百無知之者余以逃山之故荒

萬山深處始得遇此然則世之奇偉名勝隱匿
幽遐不復見知於人世者又寧獨此山也哉

黔飛雲洞記不及尺石亦頑自沅入滇遠可四五
黔山多量樹不及尺石亦頑自沅入滇遠可四五

百里皆然疑黔山止此矣偶鎮遠北道傍忽見山
半壁如墻堵百仞峭岫色態青綠結陣而來馬上山

神眩同游者曰即前所云飛雲洞也茲一歷落萬
山飛動予驚悟曰何奇怪乃爾城濮之役一戰而

霸外求為先登者呼曰此中大有物蓋先內而
後何求為先登者呼曰此中大有物蓋先內而

巨象一軀可十餘圓自山椒頓身下捲鼻與巖牙
相闢雌雄未決若有待者又晉一階為平臺與巖

如飛樓數間濶可數丈下臨絕壑有石欄為遮欄
外三峯肺石鼎峙山額溢出飛絕壑有石欄為遮欄

乃族光怪樓中左右壁大且環堵如陣雲戰馬劍
戟相列如怒獅狎豹有鳳翔者有鸞舞者其慧且
點者如獼猴數百衆引手欲動其撲如鯨鮪躍
迤逐木末如鷲鳥愁胡攫身欲動其撲如鯨鮪躍
蘭或為釜為尊為彝為胎銅為珮不可思議洞中兼而
有之路嗟乎此明堂考王會圖也又折而右有石壩
塞路狎犍犍首而出石梯再下數武又有一小洞
水潺湲流出石乳亂下其詭譎欲過之聞此洞
三斗瀑大湧出輒見龍一枚以爲害噫龍神物中
龍宮也變化不測故應爾爾易曰雲從龍非誣也
寒神酸骨不可久留尋前路下審視門外半壁大
約與門內所見相勝不相學難爲兄弟石唇掀舉
竅然穹然乃仰觀門前古柏高十餘丈盤錯離奇
似在漢孝武以前唐蒙相如所未見者與柏相對
山腰飛泉一股瀉瓶而下不雲而雨灌田無算旁
潭為石潭恂恍若失久之然後悟黔山之董石
之頑蓋有由來殆此洞之故乎此洞尤物足以奪
造化之巧歷天地之藏矣彼山靈者尚有餘力以
飾諸山哉昔夜郎王謂漢使者孰與漢大即此一

洞觀之誠或言又予嘗思杖與精靈所鍾不在
人則在物黔中地自莊躋關以王滇謏為名賢不供
上國之用者絕少為此洞所奪無足怪者吾行天
下多矣洞之奇未有如此者抑何偏生於此荒陬
蠻裔之鄉半若置此在中原五岳間為人耳目近
玩反不奇矣抑王者不貴異物宜秦漢以前之君
棄而弗取也嗟乎自孫六師式廓虛有西南之聲
之外者十有五年矣今師式廓虛有西南之聲地
此洞欲自外於天地之間有所不能異然此洞不
見中國人久矣又頗怪見之而不為異與夫不能
傳者則洞亦有幸不幸焉也路經平越乃檢篋中
是作者質之少叅徐公鐫之片石附洞不朽用勅
靈自愛時并記

始鵞隨侍并記

壬子噴珠泉記
有金江之警三月八日朝甘文焜西行
踰關之嶺波盤江至新興之江西坡夜半忽傳西
北迤之報因不欲踰勞兵士撤營東歸始按轡徐
行未至平壩十里許見道右一亭孤立榛莽詢之
左右僉曰此珍珠泉也向莫知之自焦監司欵之

拙其病一乃建諸亭於是下騎偕諸從事往觀焉池
廣數尺一泓清冽泉之湧出水寸許纍纍不絕或
左或右此起彼伏狀類噴珠下墜千畝因與諸朝
事少憩於亭隨飲于池上舉觴歎行憶昔出使朝
鮮過葱嶺站之一山積翠瀑布高懸散若珠飛此為
境屹非阻激之使然斯泉也胡為哉蓋天地靈異
之氣非鍾於山則鍾於水或鍾於人願黔之山類
焉若塊草木不毛黔之民愚玩成性虞詐居心求
夫靈異之氣不虛不契其度誠天之外西北隅漏
泉晝夜百盈百虛不契其度誠天之外西北隅漏
委之類垣敗壁下蕪草蒙茸人莫知願徒為山靈
所笑今茲泉珠噴錯落壘壘不休此地湧珠璣也
竟同棄於榛莽將天壤嗟乎人之不遇數乎概盡乎
人與山也可勝惜哉嗟乎人之不遇數乎概盡乎
二泉也亦有運氣之厄同於人之不遇乎余聞東
魯之泉有三而夫子問出為萬世儒宗意者天厭
苗蠻將啓文物而先呈此靈異之休歟是泉之不
遇於今者安知不為徵于後也因更其名曰噴珠
併列諸從事於碑陰
紀其事以誌化成云

貴州通志 藝文 卷之第三十四 三十一
貴定縣龍洞記 五里林武之旁曰為龍洞 潭環潭數里

竹樹上通就之行有洞木間但疾風驟雨直注水

於潭激夏擊成聲自洞入口入炬燭之沿磴直上又

石第下趾並任乃可入秉炬燭之沿磴直上又

池丈許燦爛動目睛不能定池中動物馳驟噴射

自方池之南洞分為二稍折而西洞狹而長人行

十步當岩躡伏如虎豹森然欲搏人旁一巨人行

杖上巖壁絕崖遂窮於入返舊路自二洞之分湧

折而東洞低曲僂俯遊如行或見或隱穿盤石仰

視空而石上垂垂欲墮水行或見或隱穿盤石仰

開又自為一水前與方池通自空岩平行里許

蓋大水自峯腰直下湍為深潭可容舟石壁於

立水勢急不能出迴旋奔路衝入旁隙疑竟達於

稍西一洞者是也於是陰風淒切冷氣侵骨衣

盡濕復聞有物如豕猴噴飲聲三四不止意不欲

往既出坐石上邀夕日曝
背歷記所至書之於簡

自長樂洞記而西走十里許曰羅谷凡四寨其中

寨多佳石不竹石寨左有洞高右小半寬敞如大履
水自洞石出僅沒趾無聲達於洞外與石遇齧而

關則龍溜噴薄磅礅碾若雷震驚佛開人聲
下由長壑其勢徐殺選選瀾瀾如白虹合于河而

去余至洞前觀水作梅花候廣緣環洞多梅也
水水芳潔真諸水作梅花候廣緣環洞多梅也

久之始入廣自十步崇自三十尺而殺之衆石鐘
嶠石乳盤結下垂作異狀有若觀音若羅漢若

然者扣之有聲羅漢森列不一仰視洞屋微劃
有光苔解交護影彩如蟲書古篆弗能辨識又

二十步曲折而入數步稍隘如人之有石嵌嵌如
咸太湖石也又入數步稍隘如人之有石嵌嵌如

床丹灶石床尤潤如拭宛若道蛻於上者世侍
末有人黃冠大帶負索而入莫知所終又進十數

一步暗不見物束炬而立自之洞屋上有水漏漏
盆盛之盆深尺許廣倍之如玉又漏左右若

人稱銀箭之吸刻可以百刻也。行止屈伸，乘除施閱，而
殆猶噴其常度，亦可謂泉中之奇勝。然濟水湫流，來
不自王屋，有本者如是，而此則旱麓也。江海既無文
無所不邇，耶但惜其寂處，山阿烟涼，草塞既無，文
石之壇，又無杞柳之樹，不足構陽羨茶酌，泉而烹以
終道。一日之觀，又何必學也哉。

辛未秋，余以代撫篆下黔明城。西有漏洩泉，頗異

一曰策馬，往探焉。出城行十餘里，轉入山僻，見荒

烟亂石間，一泓清淺，甫數刻，即消長數次。於是一畫

夜計之，約可百度，名之以百盈。信不誣也。於是偕

與司道諸友共坐泉上，酌酒賦詩。日斜而返，翌日偶
人適旋，漢為構堂，索余言記之。幾諸君走宇來，言己
結亭矣。且為構堂，索余言記之。幾諸君走宇來，言己

山勝水生於通都大邑為高人達士所賞而傳者
固不必言若乃鍾靈異之氣擅造化之奇生於遐
陬僻壤沉淪於荒烟亂石之間名湮沒而諸君
如此泉者蓋又不知凡幾矣書數言寄諸君俾
覽勝者共告夫後表此之探奇

雲臺山在縣之西北去城三十里儉從望拱樞
雲臺山在縣之西北去城三十里儉從望拱樞

於層霄之半俯瞰萬山羅列如兒孫左峙塔山迥出

對彌勒桓山腰有石洞擊之若鐘鼓聲山腰之旁

有龍泉紆逕而石會自深河繞其山麓絕壁有白

雲洞如哆因得名馬人踪從不到相傳其中猛虎

如臺隍然因得名馬人踪從不到相傳其中猛虎

毒蛇與通臂猿山道士及奇形猓豕之獸甚夥隆
慶丁卯之歲白雲徐道士與周惠登氏學養生固
位北結廬於望仙閣者十載一日謂惠崖曰赤城
天堦古人居曾經開闢矧此山相去幾許而願使
沉淪於煙瘴雨間乎吾願捨身以託如聽木魚
有聲則登此山不則為虎狼吻矣言訖攜木魚以

往散石灰以誌其跡越三日山頂魚聲響應於谷
惠登曰吾友達山矣即持鉢沿灰跡以行攀援而

上遂登巖道人瞑雙目誦皇經端坐古柏樹下惠
登手拍其肩曰我來矣相顧大笑而此山遊樂有

千秋知乙亥越數十年道人跣坐而逝有石新
然壁立即其蟬蛻處後人為道真亭也明末

戎馬生郊苗叛寇訃遠近人多避秦於山山靈胎
誦茂茂之秋余與宋子次梅重理舊業讀書其上

者若則與領其要時乎掉頭看雲亦不堪持贈洗
看山則與領其要時乎掉頭看雲亦不堪持贈洗

用是山之得名有以副其
實也固縷筆而為之記其

由聖泉記取道於貴山之麓迤折而西六七里許
由城而北取道於貴山之麓迤折而西六七里許

有泉馬秋冬不涸春夏不溢或竭或盈與馬
計昔人名以百盈舉其盈也而竭之數不與馬

謂其載曰漏洩所言其竭也而盈之數不與馬
謂其載曰漏洩所言其竭也而盈之數不與馬

也石之磴磴者扣之曰其聲在是而蘇子笑以為
也石之磴磴者扣之曰其聲在是而蘇子笑以為

尼以其不舍子與謂其有本茲泉之或盈或竭不
夜不與其不舍與其有本與固不可得而測也不
可測則名之曰聖亦矣不可哉於是泉之
與揚子之中冷廣陵之六一錫山之惠泉埒名中
州冠蓋相過道人賞鑑每為流連而不忍去嗟乎
漢必刻而美始重士必遇而名始傳倘泉處荒烟
蔓草中而不得一大君子以賞拔之則亦荆山之
玉版策之說耳大司馬范公大中丞衛公過而物
色之伐石取材而亭榭之一新礮石題碑而珠玉
瑯幸哉此泉得大君子之品題而名愈不朽矣至
其泉之或盈或竭與時消息石之觸乎氣之激乎
求其理而不可得則試叩諸泉泉曰子非予安知
予之或盈或竭而與時消息
吾終無如此冷冷者何矣

天然洞古無名引有之自巡按守菴楊明王始木
 天然洞古無名引有之自巡按守菴楊明王始木
 臨官道東望雲霧僅七里西脇太極近才百步門
 中一石下柱如象鼻然深約七丈有奇上
 平如掌可列三十席高約開之半懸崖墜乳上
 錯出鳳臺虬卧雲結珠流奇怪萬千不可盡狀而
 青碧而西諸色且離然雜傅又皆二洞所無有者
 斗折而西闊幾一倍懸崖特下間為西北二室自
 此極幽暗非東炬無所見偃樓而入數十步崖復
 高起深廣奇怪亦倍于外貴山稱佳勝可人意具
 在迤東曰東坡月潭巖又吾清諸洞有名者三雲
 谿雖高闊十倍以距城頗遠人跡罕至太極雖中
 湧洑泉可愛而石底較外塞門不坐視此誠二洞
 之尤月潭之偶然以土石外塞門不坐視此誠二洞
 二小穴故未有知而遊之者今衛官輩有事於此
 偶一小穴故未有知而遊之者今衛官輩有事於此
 工再舉始駘然明夾日通賓與綉侯郎中之至也
 月日守菴以瓜期北運余與營綉侯郎中之至也

具其中飲饌外堂相與驚賞久之既威炬內入導
之軍樂談飲踰時比復坐不覺日西夕矣守菴喜
劇題額云云且命聯句遂成如左夫萬物在天
間廢興有時而顯晦因之此蓋開闢時物也設
屬華又百八十年矣鄉人之賢類出前輩顧今始
待以顯豈非數邪是可重慨也已守菴名春芳字
伯生宿松人汝言名問號雲
谿時督木蜀使道歸家者

黔郡志跋
荆州南境古羅施國史稱阿天王自雄

南服迨漢武始就羈縻考其地石屏思邈龍池

與年馬教荆伍彬興德弘被易題結為冠裳二

使燉荒徽而未備賦浴方穎川勃海循茂之公復以具暇

進學故取師而損益人首與地而次營建列食貨而

災祥風俗以次臚列不若指諸掌核文實例嚴裁

天步札棟中充軍國於於哺楚蜀則貴財以貧瘠稍紆

積附無移之然覽共政而且窺卒束伍石產仁苗穴封豕

險也若乃漢南通道心計士嘗策一有規與圖可鏡

貴州通志 藝文 卷之第三十四 五十六

矣昔王文成講學龍場致良知一語中天耀靈一
洗炎荒夙障子大夫仰宗先正樸棧多士豈徒以
風俗質野志郡乘哉然則公之志豈曰紀事大有
裨於黔矣按郡郡為參井分野歲星適落焉文明光
大暉麗西南志之成道應之
琬瑛之不作不毀於穹壤矣
甲申書前母吳太安人傳後
嚴州見桐廬九遠蒞君
之狀而心擬之曰此其人
也及見其泣事神驚而勇
人必夙有與予性而鍊於
遠泣下乃與予言初年十
其生母吳投烈燄死焉其
君逃九遠居彝七年轉鬻
兄招魂葬之母蓋生人之
人傳俾讀之予乃擊栗而
儕也然人能儕者通男女
也男人能儕者通男女之
人傲然自雄曰婦人乎女
唇相稽則曰爾婦人乎女

無一一人僕司農之笏藏留侯之椎伏豫讓之橋以
萬一踏賊於行車以蹙耶至其餘欲任管仲魏徵
稱之孫卓竭之勤進表者其數十倍於死事此又糞
蛆富安賊臨善城時九遠於此矣若率是子或徑不
動顧母與九遠曰吾死於此矣若率是子或徑不
竇荷可活也母泣曰君死此吾亦死於此何活
為乃守君不去未幾賊至先擊九遠九遠欲自殺
母抱此汝今日賊將他奴汝脫不歸求汝父母之死
亦死此汝今日賊將他奴汝脫不歸求汝父母之死
肋而奔焉汝事畢矣吾兩人之鬼魂其慰矣兒年
少其以此時熟識之九遠乃從賊去次執母母求
死賊給之曰若有家也其能示我者吾貴汝亦給之
曰前燭焰者吾家也其能示我者吾貴汝亦給之
之至則為張萬戶宅縛其火正姬母將躍而入適有
號而過於前者則賊縛其火正姬母將躍而入適有
呼之曰噫乎其從身我乎無其從祝融乎相視大
笑並躍而入頃刻並化賊相顧咋舌遂釋明經君
不殺明日九遠哀告賊押歸視父母則死故彌留母
骨不燼矣灑血而去是日也明經君得母則死故彌留母

一而母之者能甘氏已先奪賊刀自刎入火並盡清此

涼山如澄冷淵假令居魏破登聞鼓而必不見工部坐死

御史檄而音也穿補牘破登聞鼓而必不見工部坐死

有羊豕人而以待烹也假令處今年三月不肯見雉經

之髮人以百金買乞丐之衣而求活也我疑今婦人子

子亦天可曰正我以見蔣母故耳如蔣爾刺之刺者驕稚如

者應屏婦人遠以九遠冠纓吾聞鉞節之遠若此則

異時備天九遠之人既在母之也

子人又當在九遠之既在母之也

